

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 初探^{*}

周安邦^{**}

摘 要

竹枝詞來自於民間，傳唱於民間，有其「志土風而詳習尚」之特色。日用類書為因應庶民的實用所需，其收錄的資料能確切的反映當時的社會與文化現況。二者皆發展於民間，在反映日常生活的實際樣貌上，有異曲同工之用。今在為數不少日用類書的〈農桑門〉中，皆可發現〈竹枝詞〉的蹤影。本文擬以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為範疇，配合當時的農書資料，對其反映該時代吳中地區農耕的實際情況，作初步的考探。由日用類書農桑門中竹枝詞探源、農耕竹枝詞流傳之概況、竹枝詞中所反映的農事現況、竹枝詞中所反映的農器使用情況等項依序探討，其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在校勘的初步成果下，由版本的比較中粗略的釐析出兩種傳播系統。其次在內容上發現，日用類書中的竹枝詞與相關農書資料所載的內容極為切合，由三月浸種、耕田、芒種種蒔，直至霜降收割、入倉，完整的紀錄了當時的整個農耕歷程，其農具的使用情況亦與當時農書之記載相符，充份的反映了當時吳中地區農事操作的實際情況，對於文化史、俗文學、農學與文獻學之研究，都具有極重要的特殊價值。

關鍵詞：日用類書、竹枝詞、農耕

^{*} 本文係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102-2410-H-166-001 部分研究成果。

^{**}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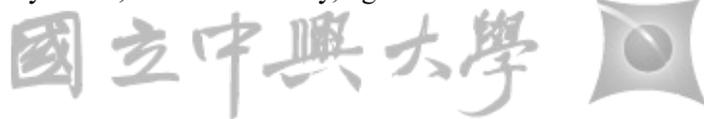
The Ming Dynasty Daily Book Nongsang class included the study of farming Zhuzhici Poetry

Chou An-Pang*

Abstract

Zhuzhici Poetry is originated from the folk and circulating among people. Therefore,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a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learning to customs and fashion. Daily Book, written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ommoners,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ality. The two differ in approach but yet present similar results; both develop and complete among people and thus reflect the actual appearance of daily life. A large number of Zhuzhici Poetry can be found in Nongsang class, the farming category of Daily Book. Combing agricultural book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ocus on Zhuzhici Poetry of Nongsang class of middle and late Ming, collected in Daily Book, to probe further the early farming of Wu area. The proposed research thus has the value of cultural history, folk literature, agronomy and philology.

Keywords: Daily Book, Zhuzhici Poetry, agriculture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 初探

周安邦

壹、前言

類書，是以主題的方式，選擇並重組文獻知識信息的一種典籍，具有三項特點：一是彙編資料，述而不作，主要是對前人著作的引用編纂；二是分門別類，編輯成書；三是供人檢索，便於引用。若依據編輯者的身份區分，類書概可分為官修、文人學士私撰及民間書坊編刊三類，而日用類書則屬於由民間書坊編刊之典籍。從閱讀對象看，官修類書的讀者主要是人君或官僚，私撰類書讀者主體是文士階層，而通俗日用類書的讀者則以市民、商人、下層知識分子為主體，其涵蓋層面遠遠大於前兩種類書。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在其《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一文中，曾對「日用類書」作了以下的定義：「為庶民日用方便所匯集廣泛易解的息要知識書」、「萌生于宋朝」、「元明時代著作良多，尤以明末清初間為最，包含所謂袖珍本在內，流通民間之數甚夥。」¹諸如明代常見之《萬用正宗》、《萬事不求人》、《學海全書》、《五車拔錦》、《養命全書》等等，都屬此類。日用類書，主要供下層民眾日常實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娛樂之需要，將日常生活所需之各種常識，分門別類彙於一編，或摘錄典籍，或采自民俗，或出以俚語，或圖文並茂，大抵以提供士農工商等普羅庶民隨時使用為宗旨，性質如同今日俗稱之家庭生活手冊。日用類書一般常以「遞修」的方式進行，故版本形態經常改變。胡道靜指出：「民間類書編的較好、切於日用的，一定流傳廣泛，翻刻頻繁。翻刻之時，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一定會增加一些新鮮的、合乎要求的東西進去，刪掉一些失去時效、不切實際的東西。」²「切於日用」一點即道破了通俗類書存在的原由，一旦其實用性喪失，此書很快的就會被其他類書所取代，進而迅速地消失。從書

¹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錄於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日本東京都：國土社，1958年），頁62-74。

² 胡道靜之說，見於〈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收錄於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560。

坊經營的角度看，刊行書籍是為了牟利，沒有了閱讀市場，當然就失去了刊刻的動機。從閱讀的對象看，通俗類書的讀者主要是一般庶民及下層知識份子，因而在刊刻的量上有一定的成本條件，要待閱讀市場廣泛流通時，才能符合其成本效益。在普遍流通後，又因為市場需求機制與實用性的影響，其內容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地充實新資料，淘汰過時的資訊，因此常出現刪節、增補等改版的「遞修」情況，甚至當這些書籍流傳於域外之後，異邦之人根據他們的需要，還可以再作因地制宜的改造。然卻因為這種「遞修」的形態持續發生，所以日用類書的生命才會是活的，依照不同的時代需求，呈現不同的生命力與適應性，此即於日用類書常冠以「新版」、「新刊」、「新鐫」、「新訂」、「新鐫」、「新雕」、「重刊」、「重輯」、「增補」、「增訂」之名的原因。官修與文人私撰的類書，一般僅止於知識理性的層面，並不牽涉俗民日常生活等問題，其目的僅供文士撰文、應試及學習上應用，知性、理性的成份強烈。而民間日用類書則強調行為實踐之實用性，在內容上常概括了當時所有俗民日常生活的議題，在形式上附載了大量的插圖和譜錄，忠實的反應當代的文化現象，其表現的思維模式與知識份子的精英文化截然不同。日用類書所反映的生活面貌，知識、道德、思想傾向，主要來自於民間，其主要目的與對象也為民間之普羅大眾。這些都使得民間日用類書的適應性、靈活性、實用性與存活性，高過於官修與私撰類書，且更具有時代意義與文化價值。

現存的民間日用類書資料，數量雖多，但歷來並未受到高度的重視，直到上一世紀五〇年代時，日本學界才開始對其展開大規模的研究，以新的研究材料來了解民間的生活。五〇年代時，日本・仁井田陞曾撰文介紹日用類書中的史料，開創性的將日用類書中所載的契約文書內容，運用於中國法律史的研究。³而真正對民間日用類書有較完整而全面性的介紹的，則首推六〇、七〇年代的研究者酒井忠夫。⁴期間，寺田隆信亦曾將日用類書應用於商業史的研究上。⁵稍晚小川陽一

³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一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種の中力、ら一》，載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頁741-789；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二）一新たに調査した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餘種によつて一》，載於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頁790-829。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三）一とくに元泰定刊〈新編事文類要啟筭青錢〉について一》，載於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法と道德》（補訂版）（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頁671-693。

⁴ 酒井忠夫：《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載《日本の教育史學》（第

也以日用類書範疇，撰寫了《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⁶至此之後，中國學者也開始著重於民間日用類書之研究，除了持續以往商業史的研究，也跨入了文學、社會、醫學及數學的研究等領域，如吳蕙芳即以日用類書為題材撰寫一系列的論文，⁷並發表了《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一書。⁸通過探討日用類書與當時日常生活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助於我們了解該時期的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這些讀物又是怎樣影響了當時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礎上，吾人可以進一步探究，日用類書在當時社會文化系統的地位。

日人小川陽一曾於《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中，對《便民圖纂》(A)、《文林聚寶》(B)、《博覽全書》(C)三者收錄的『農務女紅之圖』作了初步的比較。據該研究顯示，在詩詞上的關聯，A 與 B 與有許多近似處；在圖的內容上，B 與 C 則有許多近似處。他認為，詩詞上 AB 為同一系統，圖形上是 BC 為

1 號)(1958 年)，頁 67-94；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載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日本東京都：國土社，1958 年)，頁 62-74。酒井忠夫監修、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日本東京都：汲古書院，2003 年)。

⁵ 寺田隆信於《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從商業書看商人和商業〉「第一節明清時代的商業書」中，引用了《三臺萬用正宗》〈商旅門〉中〈客商規鑒論〉、清·憺漪子《士商要覽》第三卷〈士商規略〉、〈士商十要〉、〈買賣機關〉、清·吳中孚《商賈要覽》〈江湖必讀原書〉、〈工商切要〉、〈異國口外土產〉、〈應酬書信〉等，詳細介紹日用類書中所保存的商業活動與思維。於「第二節明清時代的商人形象」中，則利用了〈客商規鑒論〉、〈士商規略〉、〈士商十要〉、〈江湖必讀原書〉、《三臺萬用正宗》〈商旅門〉、〈商賈便覽〉等資料，就品德、機智與商業觀等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形象。見寺田隆信著、張正明等譯：《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6 月)，頁 281-302。

⁶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日本東京：研文出版社，1995 年 10 月)。

⁷ 吳蕙芳：〈小川陽一著《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1997 年 12 月)。吳蕙芳：〈新社會史研究：民間日用類書的應用與展望〉，《政大史粹》第 2 期(2000 年 6 月)。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內容與應用——以明代『三臺萬用正宗』為例〉，《明代研究通訊》第 3 期(2000 年 10 月)。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8 期(2001 年 5 月)。吳蕙芳：〈上海圖書館所藏《萬寶全書》諸本——兼論民間日用類書中的拼湊問題〉，《書目季刊》第 36 卷 4 期(2003 年 3 月)。吳蕙芳：〈《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的版本與內容〉，《明代史研究》第 34 期(2003 年 4 月)。吳蕙芳：〈清代民間生活知識的掌握——從《萬寶元龍雜字》到《萬寶全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0 期(2003 年 5 月)。吳蕙芳：〈“日用”與“類書”的結合——從《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輔仁歷史學報》第 16 期(2005 年 7 月)。

⁸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年 10 月)。

同一系統，B 則是 AC 的折衷型。⁹這是近期研究中，首先就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之耕織圖與竹枝詞，參較討論之研究。耕織圖因受到康熙與乾隆之關注，除了御筆親書之外，還命工仿作，歷來為藝術研究者所青睞。有關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所收錄竹枝詞之研究，因跨文學、史學、農學、紡織、藝術等領域，目前於學界還未受到普遍的重視。

竹枝詞，為一近似於七言絕句之近體詩，其創作場域與取材來自民間，原為巴、楚一帶合詩、樂、舞三位一體之民間歌曲。在其流傳過程中，原來可吟可歌的音樂性逐漸消失，今只留下接近民歌、山歌形式之歌詞，內容上以風土寫實為主，形式上常隨時代而有變異，充份展現民間文化之生命力，與文人創作之詩歌有明顯的差異。劉怡伶認為，就寫實言，竹枝詞專以地方有關的瑣事為描寫對象，此與文人創作詩歌、樂府、辭賦所寫之個人內心複雜的瑣事，頗有差別。之所以有此差別，是因竹枝詞格律較為自由、語言較為淺白，適合直敘或議論，這種特質與詩詞歌賦講求的含蓄蘊藉、無窮聯想的藝術手法相比，顯然較不適合用在個人內心複雜的瑣事描繪上。¹⁰在文學體例的歸類上，「竹枝」應是類別，而不是嚴格的詩體概念，因此劉怡伶於《竹枝詞名誼考析》一文中提到：「可獨立出來『竹枝詞』一類，……既然別立一類之後，就不應該混到其他文類體例。『竹枝詞』概念普遍化，由原本專稱巴楚一帶的南方民歌變成各地方歌謠的代稱，各地方許多體格與竹枝詞相似者，如圩丁詞、權歌、舫歌、漁唱、歛乃、市景詞、雜事詩等等，這些題目另標別稱的作品也被視為竹枝詞，換言之，竹枝詞即從『專名』變為『通稱』。」¹¹劉氏對於竹枝詞採取的是較為廣泛的定義，內容則涵蓋了以七言形式記錄的各種民間歌謠，反映的是當時地方上的風土紀實，這樣的認知十分符合日用類書中所收錄竹枝詞之實際情況。

竹枝詞來自於民間，傳唱於民間，有其「志土風而詳習尚」之特色，近來開

⁹ 見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之〈第一篇日用類書とその素材，第二章文林聚宝の素材・四〉，（日本東京：研文出版，1995年10月），頁62-69。小川陽一文中指稱之《博覽全書》，全名為《新刻四民便用不求人博覽全書》，今見書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14冊中，作《鼎鑿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包括農事20圖、桑事16圖，共計36圖。據筆者之考察，此書收錄之竹枝詞明顯與《新鑿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等書為不同之內容，疑為另一系統來源。本文僅先就竹枝詞部份進行研究，故於探討中暫且擱置，待另文處理圖形內容時再一併討論。

¹⁰ 劉怡伶：《竹枝詞名誼考析》，《中極學刊》第四輯（2004年12月），頁36。

¹¹ 劉怡伶：《竹枝詞名誼考析》，《中極學刊》第四輯（2004年12月），頁38。

始受到社會文化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等學科的的重視。199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雷夢水等編纂的《中華竹枝詞》，開始系統化的整理各地竹枝詞作品。其後，王慎之女士、王子今教授等人亦於2003年編纂了《歷代竹枝詞》，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輯錄了從唐代至清末歷代詩人所作的竹枝詞二萬五千餘首，全書共八編，以朝代為序，分別為唐宋元明、清順治康熙雍正朝、清乾隆朝、清嘉慶朝、清道光朝、清咸豐同治朝和清光緒宣統朝，還特別將未能判別年代者，歸入清代外編。較之《中華竹枝詞》，《歷代竹枝詞》增加了近四千首，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收錄竹枝詞最多的一部資料集，為歷史學、民俗學、文學等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相當珍貴的史料。此外，有關地域性的竹枝詞，已出版的有《北京竹枝詞》、《成都竹枝詞》、《揚州竹枝詞》、《武漢竹枝詞》、《安徽竹枝詞》、《四川竹枝詞》、《上海洋場竹枝詞》和《上海歷代竹枝詞》等。近人嚴奇岩於所著《竹枝詞中的清代貴州民族社會》中，對於近來有關竹枝詞的彙集狀況亦有甚詳之說明。¹²

竹枝詞來自於民間，內容反應了民間社會文化和歷史人文上之特色；日用類書因應庶民的實用所需，其收錄的資料能確切的反映當時的社會與文化現況。二者皆發展於民間，在反映日常生活的實際樣貌上，有異曲同工之用。今在為數不少的日用類書〈農桑門〉中，皆可發現〈竹枝詞〉的蹤影，而這一類的資料卻未被收錄於前述《中華竹枝詞》、《歷代竹枝詞》或其他區域性的編著中，亦為歷來學者所忽略。本文擬以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為範疇，配合當時的農書資料，對其反映該時代農耕情況，作初步的考探。

貳、日用類書農桑門中竹枝詞探源

今日可見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皆與耕織圖一同刊刻，計載錄於8部類書中，依年代刊刻的先後分別為：《便民圖纂》、《新鍤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新鍤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鼎鍤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新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新板增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刊搜羅五車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及《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斷代分別由A.D.1544（明·世宗嘉靖23年）年至A.D.1641（明·毅宗崇禎14年）。另有清初《新刻天如張先生精選石渠

¹² 嚴奇岩：《竹枝詞中的清代貴州民族社會》（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8月）。

彙要萬寶全書》，為 A.D.1758（清·高宗乾隆 23 年）刊刻，因其卷十二〈農桑門〉下亦收錄有農耕 7 圖、蠶桑 6 圖，計 13 圖，故本文將一併納入討論。為了論述之方便，在日用類書的名稱上，本文皆以簡稱代之，《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簡稱為《五車拔錦》，《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簡稱為《萬卷星羅》，《鼎鉞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簡稱為《萬用正宗不求人》，《新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簡稱為《萬書淵海》，《新板增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簡稱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刊搜羅五車鄴架新裁萬寶全書》簡稱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簡稱為《新刻人瑞堂全書》，《新刻天如張先生精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簡稱為《石渠彙要萬寶全書》。此外，《鼎鐫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農桑門〉耕織卷八「新刻耕織便宜摘要」下也收錄有竹枝詞，此即前文小川陽一指稱之《博覽全書》，全名為《新刻四民使用不求人博覽全書》，然此書收錄者與前述等書為不同之內容，疑為另一系統來源，尚待另文專章討論。

上述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有附屬於〈農桑門〉之下，有附屬於〈耕佈門〉之中的，名目雖異，內容則大抵相同。日用類書〈農桑門〉中耕織圖附刊竹枝詞的形式，最早源自於宋·樓璣所作的《耕織圖》。樓璣《耕織圖》包括〈耕圖〉21 幅，〈織圖〉24 幅，每幅附五言詩一首。〈耕圖〉描繪了從浸種到整地、插秧、田間管理以至收穫、加工等水稻生產的全部過程；〈織圖〉反映了采桑、養蠶、窖繭、繅絲織綢、剪帛等蠶絲生產的全部過程。圖繪以盡其狀，詩歌以盡其情，既形象地展示了當時江南農桑生產的概貌和技術水平，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習俗和經濟狀況。樓璣原圖及其刻石均已失傳，宋以後各朝均有刊印，但基本上是以宋樓璣的《耕織圖》為祖本。元代程棨（儀甫）繪有樓璣《耕織圖》的摹繪本，乾隆年間由蔣溥進呈，當時被收藏於圓明園，英法聯軍侵占圓明園時掠去，今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另明天順六年（1462）宋宗魯曾有重刊本，後傳入日本，成為日本延寶四年（1676）狩野永納本的祖本。狩野永納本，今可見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典藏。在上述兩種摹本中，皆可看到樓璣圖中所附之五言詩被完整的保存下來。日本·早稻田大學津田文庫藏《龍威秘書》第二集第四冊中，也完整的保留了《於潛令樓公 進耕織二圖詩》，¹³相同的資料

¹³ 詳細資料已製成 PDF 檔，見日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總合查詢系統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01/bunko01_01521/bunko01_01521_0011/bun

亦可見於《叢書集成新編》第 47 冊。¹⁴此外，在〈宋高宗御題李嵩服田圖〉中，¹⁵樓璣〈耕圖〉所附的 21 首詩亦被收錄其中，文字略有出入，亦可作為考訂樓璣《耕織圖》詩之參考。

真正以竹枝詞形式，在日用類書中記錄農耕與桑織實況者，始於明代鄭璠編纂的《便民圖纂》。該書卷之一收錄〈耕織圖〉31 幅，更名「農務之圖」(15 幅)、「女紅之圖」(16 幅)。據鄭璠〈題農務女紅之圖〉中所說：「宋樓璣舊製耕織圖，大抵與吳俗少異，其為詩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曉，因更易數事，系以吳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勸於民，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人謂民性如水，順而導之，則可有功為吾民者，顧知上意，嚮而克於自效也歟。」¹⁶此處鄭璠以吳俗少異與非愚夫愚婦之所易曉為由，更動了樓璣圖、詩之內容，然其所更動之由是否真符合吳地之俗與達易曉之旨？筆者試就參校之情況，以五點加以說明。

樓璣與鄭璠之作，第一個不同點在於閱讀的對象之差異。樓璣之侄樓鑰〈跋揚州伯父耕織圖〉中「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¹⁷之敘述可知，《耕織圖》當時主要的閱讀對象為皇帝、後宮后妃及內宮近臣，屬於菁英的統治階層。即使到了清代，樓璣的《耕織圖》都還是受到康、雍、乾之青睞，就乾隆收藏的《程榮摹樓璣耕織圖》中趙孟頫題〈序〉來看，該圖流傳期間主要的閱讀對象都還是「享膏粱、衣紈綺者」，¹⁸而非一般普羅庶民。鄭璠之作為日用類書，其閱讀對象為普羅庶民，特別是農民，主

ko01_01521_0011.html, 2012 年 4 月 20 日檢索。

¹⁴ 《叢書集成新編》第 4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 2 月)，頁 321-323。

¹⁵ 見明·汪砢玉：《珊瑚網畫錄》卷五《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宋高宗御題李嵩服田圖〉。汪砢玉《珊瑚網畫錄》，何夢華藏鈔本，收錄於張鈞衡 1916 年私人出版之《適園叢書》第八集中。又見明·汪砢玉：《珊瑚網》卷 29《名畫題跋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 53。

¹⁶ 鄭璠：《便民圖纂》卷之一〈題農務女紅之圖〉，明·嘉靖 23 (1544) 年于永清刊本，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525。

¹⁷ 樓鑰：《攻媿集》卷 76〈跋揚州伯父耕織圖〉，《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頁 17 右。

¹⁸ 趙孟頫題《序》之原文為：「《耕織圖》二卷，乃程氏舊藏，每節小篆，皆隨齋手題。流傳于世，使享膏粱、衣紈綺者，知農夫、蠶婦之工力也。子俊。」相對於「農夫、蠶婦」，能「享膏粱、衣紈綺」明顯的為上層社會之菁英階層。趙孟頫題《序》，見於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程榮摹樓璣耕織圖》中。

要提供農事檢索與操作指引之用。第二個不同點在於功能之差異。樓璿《耕織圖》能受到皇帝與統治菁英之重視，在當時主要的功能在於勸農，虞集在〈題樓攻媿織圖〉中提到：「今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亢盛其後功成。省專使之任以歸憲司，司置四僉事其二，則勸農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¹⁹由《耕織圖》普遍繪於郡縣大門東西壁的情況可知，應為當時農業政策下該圖被視為勸農工具使用，這樣的說法在狩野永納本的〈跋〉文中也可得到證實。²⁰鄭璠之作主要為使庶民獲得農業知識、作農事檢索之用，在〈農務女紅之圖〉後，還特別輯錄了〈開墾荒田法〉、〈耕田法〉、〈治秧田〉、〈論種桑〉、〈栽桑〉、〈種諸果花木〉等實際農事操作之法則，在圖示、歌謠描述農俗之概況後，詳實羅列各種農事知識，這是樓璿之作所無法概括的，此說可證之於萬曆癸巳于永清〈序〉，其云：「鄭廷瑞氏便民圖纂，凡三卷，分類凡一十有一，列條凡八百六十有六。自樹藝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芻牧之宜，微瑣製造之事，捆摭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為本，是故繪圖篇首，而附纂其後，歌詠嗟歎，以勸勉服其習艱難。一切日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諮諏，所稱便民者非耶？……表地掩畝，刺草殖穀，農夫庶眾之事也；利濟百姓，使民不偷，將率之事也。農夫庶眾之事，《圖纂》既纒纒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勸諸！」²¹第三個不同在於傳播、流傳方式之差異。樓璿的《耕織圖》，初期是以官署刻石的方式流傳，此點在前引虞集〈題樓攻媿織圖〉中「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的敘述就可得到證實；後期則以文人仿畫模式傳播，特別是李崧、程榮及清代康、雍、乾朝的摹作，清初之康、雍、乾三朝不但有朝臣受命仿作，皇帝還特別重新創作竹枝詞以應時狀，乾隆帝甚而為文詳加考證蔣溥進劉松年《耕織圖》為程榮摹作之真實性。²²鄭璠的《耕織圖》由於收錄於日用類書之中，始

¹⁹ 見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30，頁 8 左-9 右，《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上海涵芬樓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²⁰ 狩野永納本的〈跋〉云：「苟使農桑為衣食之本，知以裕於身，悉見男婦辛勤勞苦之狀，可謂開世教、厚風俗之術矣。」明顯的道出其勸農之目的。收錄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樓璿[原撰]、焦秉貞[原]畫《耕織圖》，西京梓行，獅谷蓮社藏本，請求記号：ヤ C01 03915。

²¹ 見《便民圖纂》于永清〈序〉，《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517-518。

²² 據清高宗在乾隆三十四年《耕織圖》刻石的題識中稱：「《耕圖》卷後，姚式跋云，『《耕

終都是以書商刊刻的典籍模式傳播。第四點之差異則為價值定位不同。樓璣之《耕織圖》由於文士仿作與清帝重視收藏之關係，加上被典藏於世界知名美術館中，歷來皆被歸類於繪畫作品之中，以其藝術價值受到青睞，此點可由清至近代的研究者與研究領域得到印證。即使在乾隆收藏的《程榮摹樓璣耕織圖》所留的《詩》中，都可見出其凸顯藝術價值上觀點，聶奇秀題《詩》云：「綠樹枝頭百箔唸，村南村北天陰陰，竹梯踏折東風惡，筠籠攜來老雨淋，去歲無蠶桑似土，今年有繭葉如金，良工漫費丹青筆，難寫羅敷一片心。」陳煥題《詩》云：「蠶成帛可衣老者，古意日遠圖謾寫，機間織婦恍有言，好看笑笑有聲畫。」²³由聶、陳二人詩中「良工漫費丹青筆，難寫羅敷一片心」、「古意日遠圖謾寫」、「好看笑笑有聲畫」的描述考察，明顯的將樓璣的《耕織圖》視為作藝術品看待，且以繪畫的藝術觀點提出了品評。鄭璠的《耕織圖》由於收錄於通俗日用類書中，當作生活日用的知識檢索，保留了當代完整的歷史現狀，呈現了知識與教育價值。第五點差異在於表現方式與實際景況之不同。《耕織圖》錄有圖與詩，其「圖文互證」之功能是其其他文獻所無法取代的，樓璣之圖，以精緻彩色手繪方式，表現農事情況；其詩文，典雅精緻，未確切反應農事實際操作情況，特別是吳中地區。《便民圖纂》中的竹枝詞使用了吳中地區的山歌體，平暢易曉能隨口而歌，其圖以粗俗黑白版刻，表現農事情況；竹枝詞，通俗淺白，與吳中實際農事操作情況吻合。以下僅簡述兩例為證。

樓璣《耕織圖》第二首詩「耕」：「東皋式犁雨，布穀初催耕。綠野暗春曉，烏犍苦肩頰。我銜勸農字，杖策東郊行。永懷歷山下，法事關聖情。」在《耕織

織圖》二卷，文簡程公曾孫榮儀甫繪而篆之」。《織圖》卷後，趙子俊跋亦云，「每節小篆，皆隨齋手題」。今兩卷押縫，皆有「儀甫」、「隨齋」二印，其為程榮摹樓璣圖本并書其詩無疑。」程榮據南宋樓璣《耕織圖》摹繪《耕織圖》二卷，並用小篆將樓璣詩題於圖右，清高宗見此圖，「因考其源委，並識兩卷中，兼用璣韻題圖隙」，即說明程榮用樓璣詩之原韻，加題於圖之間隙處。該圖原存於圓明園多稼軒以北的貴織山堂，乾隆三十四年命畫院雙勾臨摹刻石，咸豐十年（1860年）八國聯軍入京，原圖失散。1973年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曾出版托馬斯·勞頓所編《中國人物畫》一書，將程榮《耕織圖》收錄其中，書中還詳細介紹了材質、大小尺寸、長寬形制等內容，計有《耕圖》21幅，《織圖》24幅，總計45幅，該書中並附耕圖、織圖各二幅，並指出此畫及篆書皆出自程榮之手，由此可知現存於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中的《耕織圖》，應即為1860年應法聯軍侵略所掠走的《耕織圖》，而乾隆於己丑年之考證亦見於該圖前之題識中。

²³ 聶奇秀、陳煥之題《詩》，見於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程榮摹樓璣耕織圖》中。

圖》中「布穀」、「杖策」之景全未見，圖示僅呈農人駕耕牛拉犁力耕之景。特別是「布穀初催耕」句中之「布穀」，布穀鳥是中國進行播種、耕耘等農事活動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自古常為作家用於農事描寫之上，然並非所有中國地區都可見其活動的蹤跡，據清·袁景瀾撰之《吳郡歲華紀麗》〈布穀催耕〉條下所載：「吳中初無是鳥，自道光初年，始自江北來，今則鄉村四月間處處有之。」²⁴由吳中人士所著的實錄典籍中可明確見出，「布穀初催耕」的景況最早應於道光初年才出現，而處於宋時的樓濤，雖時任於潛縣令，但於文獻中皆未明言其圖與詩所反映者必為吳中之實際情況，圖中既無布穀之跡，再輔以方志實錄證之，即可推論樓濤之詩乃取之於文人之筆，呈現一般菁英的普同認知，非真為當時吳地農事情境。



程榮摹樓濤耕織圖「耕」



《便民圖纂》「耕田」

反倒是《便民圖纂》〈耕織圖〉第二首竹枝詞「耕田」：「翻耕須是力勤勞，纔聽雞鳴便出郊。耙得了時還又杪，工程限定在明朝。」其內容充份描寫了農人翻耕、耙、杪的辛苦情境，圖示亦反映了農人駕牛拉犁力耕之景，圖文真切自然，充份表達「圖文互證」的功能，且「耕田」之詩圖內容，在明代較晚的其他日用類書中，還再發展出了「犁田」與「翻耕」兩圖與竹枝詞。

此外，樓濤《耕織圖》第七首詩「淤蔭」：「殺艸聞吳兒，灑灰傳自祖。田田皆沃壤，泫泫流膏乳。塍頭鳥啄泥，谷口鳩喚雨。敢望稼如雲，工夫蓋如許。」

「淤蔭」指的是秧田施肥的過程，而詩中卻提到「灑灰」的步驟。「撒灰」在古代農事操作上含有兩層意涵，一則於稻苗出生之際，為防鳥雀與蟲害，常於播種前，以石灰撒於整理好的耕地中，先做預防。二則在撒種之後，須以稻草灰布撒於上，

²⁴ 見清·袁景瀾撰，甘蘭經、吳琴校點：《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46。

使其易於生根。然此兩層意涵皆與「淤蔭」之圖所示之內容完全無涉，顯見出樓璿圖文在反映農事實景上極大的差異性。反觀《便民圖纂》〈耕織圖〉第五首竹枝詞「下壅」：「稻禾全靠糞澆根，豆餅河泥下得勻。要利還須著本做，多收還是本多人。」下壅即壅田、糞田，是農夫保持地力之法，可使薄田變良田、化土為肥土，其主要的原料為糞、豆餅、河泥等，均為傳統農家於生活環境中隨手可得的材料。《便民圖纂》竹枝詞中的「豆餅河泥」，談到了農家糞田所用材料之實際內容，「要利還須著本做，多收還是本多人」，則道出了農人的期望。配合著圖示，農人辛勤於田中手持糞勺將糞桶中之糞、豆餅與河泥澆灌的情境，忠實的反應出當時農人下壅的實際景況，特別是對於「河泥」的描述，呈現了吳中地區在圩田的環境下，獨特的施肥方式。



程榮纂樓璿耕織圖「淤蔭」



《便民圖纂》「下壅」

有了上述之認知，對於鄺璠因何要重作圖文的動機，就有了明確的依據。鄺璠認為樓璿原配詩「大抵與吳俗少異，非愚夫愚婦之所易曉，因更易數事，系以吳歌」，一方面原來的詩太過艱澀，鄺璠怕它不能為大眾接受；另一方面樓璿的原配詩未能忠實的反映吳俗，隨將五言詩改為吳語山歌形式的竹枝詞。劉禹錫初觀〈竹枝〉時，已由巴渝傳播至湖南湘、沅流域，當初還把「吳聲」拿來將其對比。由唐貞元中到明代中期，竹枝詞便已廣泛的流傳於江南地區，在吳地成為重要的地方歌謠，普遍的為「愚夫愚婦」所傳唱，並忠實的紀錄了吳地耕織的情況。就現存之資料推測，鄺璠《便民圖纂》中的〈耕織圖〉及其竹枝詞，應即為今日所見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的源頭，並在其後的〈農桑門〉中被傳抄、承繼及更新，成為民間農事活動重要的記錄與農業知識檢索之來源。

參、農耕竹枝詞流傳之概況

在典籍流傳的過程中，一旦為閱眾所普遍接受與通用後，其內容的更動就會趨緩，這樣的現象經常反映在版本的穩定性之上，特別是刊刻數量龐大、傳播與影響性層面深遠的民間類書。針對本文探討的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之流傳概況，筆者將其整理為以下【表一·日用類書耕織圖中農耕竹枝詞統計表】之內容，以利參照。

書名 年代及 農耕竹 枝詞圖	便民圖 纂	新鐫全 補天下 四民利 用便觀 五車拔 錦	新鐫燕 臺校正 天下通 行文林 聚寶萬 卷星羅	鼎鏡崇 文閣彙 纂士民 萬用正 宗不求 人全編	新刻全 補士民 備覽便 用文林 彙錦萬 書淵海	新板增 補天下 使用文 林妙錦 萬寶全 書	新刊搜 羅五車 鄴架新 裁萬寶 全書	新刻人 瑞堂訂 補全書 備考	新刻天 如張先 生精選 石渠彙 要萬寶 全書
年代	1544	1597	1600	1609	1610	1612	1614	1641	1758
浸種	✓1	✓	✓	✓1	✓1	✓	✓1	✓1	✓1
作埂		✓	✓			✓		✓2	
犁田		✓	耕田	✓3	耕田2	✓	✓3	✓3	耕田2
翻耕	耕田2	✓	✓	耕田2		✓	耕田2	✓4	
耙田	抄田3	✓	✓	✓4	✓3	✓	✓4	✓5	✓3
壅田	下壅5	✓	✓	✓6		✓	✓6		
撒秧	布種4	✓	✓	放種5	✓4	✓	佈種5	✓6	✓4
蒔	✓6	✓	✓	種蒔7	✓5	✓	種蒔7	✓7	✓5
穫苗	揚田7	✓	✓	✓8	✓6		✓8	✓8	✓6
車水	車戽9	✓	✓	車戽10			車戽10	✓9	
耘田	✓8	✓	✓	耘苗9	✓7	✓	耘苗9	✓10	✓7
	收割10								
割稻		✓	✓	斫稻11	✓8	✓	斫稻11	✓11	

打稻	✓ 11	✓	✓	✓ 12		✓	✓ 12	✓ 12	
耨米	牽耨 12	✓	✓	做米 13		✓	做米 13		
篩米	舂碓 13	✓	✓	✓ 14		✓	✓ 14	✓ 13	
上倉	✓ 14	✓	✓	✓ 15	✓ 9	✓	✓ 15	✓ 14	
歡飲	田家樂 15	✓	✓	田家 16		✓	✓ 16	✓ 15	
圖數	15	17	17	16	9	15	16	15	7

參照於【表一·日用類書耕織圖中農耕竹枝詞統計表】之內容，筆者已先對所屬資料進行初步校勘，建立研究與立論之基石。在上述資料中，以《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保存之內容最為完整詳盡，且刊刻年代較早，因據為校刊之底本，詳細內容因受篇幅所限當另文發表。

就本文討論的〈農桑門〉耕織圖所屬之「耕圖」名稱觀察，參照於前文「表一·日用類書耕織圖中農耕竹枝詞統計表」，刊刻時代最早的《便民圖纂》，錄有「耕圖」15幅，其名稱分別為：浸種、耕田、舂田、布種、下壅、插蒔、揚田、耘田、車戽、收割、打稻、牽耨、舂碓、上倉、田家樂，其中第10圖「收割」是獨見於該書而他本未見者。而收錄內容最完整的分別為《五車拔錦》與《萬卷星羅》，二者皆收錄「耕圖」17幅，較之《便民圖纂》多出了「作埂之圖」、「犁田之圖」、²⁵「割稻之圖」3幅。另《五車拔錦》與《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則在「耕圖」的名稱上完全相同。²⁶《新刻人瑞堂全書》雖僅收錄了15幅圖，但所錄圖名則與前者完全一致。如以名稱之差異程度考察，《五車拔錦》與《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刻人瑞堂全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可見收錄的名稱完全相同，而年代與數量上又以《五車拔錦》為最早、最詳，可推論其應受同一系統之影響。而《萬卷星羅》、《萬書淵海》與《五車拔錦》間，僅有「耕田」一項差異，亦可歸入該系統發展下討論。至於刊刻年代最早的《便民圖纂》，則影響了《萬用正宗不求人》與《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二者。從名稱上看，三者第2圖皆稱「耕田」；《便民圖纂》第4圖稱「布種」，《萬用正宗不求人》第5圖為「放種」，《五車鄴架萬

²⁵ 《萬卷星羅》作「耕田之圖」。

²⁶ 現存《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耕圖」，因原書闕頁的關係，遺失了「獲苗之圖」、「車水之圖」兩項內容，其餘名稱完全與《五車拔錦》相同。在竹枝詞的內容上也僅有三字的異文，為諸本中關係最切近者。

寶全書》第 5 圖為「佈種」；《便民圖纂》第 9 圖與《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第 10 圖，皆稱「車戽」；《便民圖纂》第 15 圖為「田家樂」與《萬用正宗不求人》第 16 圖則為「田家」。在關聯性上，《萬用正宗不求人》與《五車鄴架萬寶全書》的關聯更密切些，二者計有六項圖名完全相同，一項相似。

就收錄的數量觀察，《五車拔錦》、《萬卷星羅》二者皆收錄「耕圖」17 幅；《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收錄「耕圖」16 幅，《便民圖纂》、《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刻人瑞堂全書》收錄「耕圖」15 幅，《萬書淵海》收錄「耕圖」9 幅，《石渠彙要萬寶全書》收錄「耕圖」7 幅。《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耕圖」，因原書闕頁的關係，遺失了「穫苗之圖」、「車水之圖」兩項內容，故其原圖數應有 17 幅。

就〈題農務女紅之圖〉的差異觀察，尚存者計有《便民圖纂》、《五車拔錦》、《萬書淵海》、《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刻人瑞堂全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六者，其中《新刻人瑞堂全書》將其更名為「農桑撮要」。以下試就文字與內容收錄最完整的《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題務農女紅之圖〉為據，加以說明：

蓋國以農桑為本，民以衣食為先，君子以之資身而蒞國政，民田之養親而畜妻子，王道之始，孰大於是。所以上古人君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分田制里，別井條蘆，春雨耕澤，播厥百穀，是必有教也。至於宋樓璣製耕織之圖，歌竹枝之詞，大抵與吳俗少異，其詞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知者也，莫若更其詩詞，合乎土俗，繪其形迹，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人謂民性如水，順而導之則可有功為吾民者，顧知上意嚮而剋於自效也歟。

以目前筆者所見的〈題務農女紅之圖〉之內容，可概略區分為下列四個部分：

- (1) 國以農桑為本，……孰大於是。
- (2) 所以上古人君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播厥百穀，是必有教也。
- (3) 宋樓璣舊製耕織圖……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
- (4) 人謂民性如水，順而導之……顧知上意，嚮而克於自效也歟。

第(1)部分陳述了農業的重要性，強調傳統社會以農立國為王道之始的觀念。第

(2)部分說明了農教對生民之影響，概述人君立田制、教稼穡、播百穀的歷程。

第(3)部分則點出了《耕織圖》之原作出自宋·樓璣之手，並說明鄭璠改易其圖與詩的動機與原委。第(4)部分總結歸納出農務女紅對政教及個人之影響。在考察的過程中還可發現，六部類書在第(3)部分中實際還區分為 A、B 兩種情況，一種主要是承繼於《便民圖纂》的「宋樓璣舊製耕織圖，大抵與吳俗少異，其為詩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曉，因更易數事，系以吳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勸於民，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詳實敘述，簡稱為 A；一種則是承繼於《五車拔錦》的「宋樓璣製耕織之圖，歌竹枝之詞，使民從厥攸好，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簡要說明，簡稱為 B。這兩種內容，還交互出現在其他的類書中，筆者依其收錄的內容作了以下的歸納：

書名	收錄段落				
	1	2	3A	3B	4
便民圖纂			✓		✓
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	✓			✓	✓
新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	✓	✓		✓	✓
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	✓	✓	✓	✓	✓
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	✓	✓	✓	✓	
新刻天如張先生精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	✓	✓		✓	✓

由表二中的統計可得，〈題務農女紅之圖〉之內容最完整的是《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其次為《萬書淵海》、《石渠彙要萬寶全書》。由最早的《便民圖纂》始，在不到百年的過程裡，這一段文字已發展成一個完整而穩定的型態。

就〈耕織賦〉觀察，《五車拔錦》、《萬卷星羅》、《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者錄有〈耕織賦〉，其他版本則未見，惟《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收錄者僅見其殘文。

就竹枝詞文字上的差異觀察，以本文校勘之底本《五車拔錦》(計 17 圖，476 字)為依據，《便民圖纂》錄 15 圖(451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26 處，92 字異文，相異度 20.40%，包括多了「收割」一圖之內容；《萬卷星羅》錄 17 圖(476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6 處，9 字異文，相異度 1.89%；《萬用

正宗不求人》錄 16 圖 (448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27 處，51 字異文，相異度 6.03%；《萬書淵海》錄 9 圖 (252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14 處，23 字異文，相異度 9.13%；《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錄 15 圖 (420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3 處，4 字異文，相異度 0.95%；《五車鄴架萬寶全書》錄 16 圖 (448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24 處，54 字異文，相異度 12.1%；《新刻人瑞堂全書》錄 15 圖 (420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12 處，13 字異文，相異度 3.09%；《石渠彙要萬寶全書》錄 7 圖 (196 字)，在內容上與其相異的句子有 16 處，33 字異文，相異度 16.84%。

就內容觀察，《便民圖纂》合「犁田之圖」、「翻耕之圖」為一圖，名為「耕田」，其竹枝詞為：「翻耕須是力勤勞，纔聽雞鳴便出郊。耙得了時還又耖，工程限定在明朝。」；第 10 圖「收割」：「無雨無風斫稻天，斫歸場上便心寬。收成須趁晴明好，柴也乾時米也乾。」也為他本所未見，明顯與其他版本不同。以差異性而言，最早刊刻的《便民圖纂》雖與其他諸書在內容上有明顯不同，但就其名稱而言卻直接影響了《萬用正宗不求人》與《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二者。且內容上完全相同者有：「插蒔」一圖中「今年更似常年早」句，三者皆作「今年覺似常年早」；「車水」一圖中「低田車進高田出」句，三者皆作「高田車進低田出」；「礱米」一圖中「搬礱運穀弗停留」句，三者皆作「盤工做米弗停留」；「篩米」一圖中「出礱稻米更加春」句，三者皆作「大熟之年處處同」。內容上幾乎近似者有：「攤不勻時插也難」，《便民圖纂》作「攤弗勻時插也難」，《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作「攤得不勻插也難」；「用灰蓋一重」，《便民圖纂》作「將灰蓋一層」，《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作「撒灰蓋一層」；「種蒔完」，《便民圖纂》作「插蒔完」，《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作「種得完」；「杵臼聲敲處處同」，《便民圖纂》作「田家米臼弗停舂」，《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作「田家手臼弗停香」。這樣的關聯是其他版本所未見的。且三書之間，《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二者，在內容關聯性上又更加密切。就圖名觀察，其完全相同處計有 5 處：「翻耕之圖」，二者皆題作「耕田之圖」；「插蒔之圖」二者皆題作「種蒔之圖」；「耘田之圖」，二者皆題作「耘苗之圖」；「割稻之圖」，二者皆題作「斫稻之圖」；「礱米之圖」二者皆題作「做米之圖」。就內容觀察，其完全相同處計有 12 處：「攤不勻時插也難」，二者皆作「攤得不勻插也難」；「秧芽」，二者皆作「秧時」；「用灰蓋一重」，二者皆作「撒灰蓋

一層」；「種蒔完」，二者皆作「種得完」；「最難偷」，二者皆作「最得偷」；「腳痛腰酸日夜忙」，二者皆作「腳踏腰痛日夜忙」；「惡個祛除善個存」，二者皆作「惡的祛除善的存」；「五穀豐登從人願」，二者皆作「五谷豐登從人願」；「收得歸家喜氣濃」，二者皆作「收得歸來喜氣濃」；「連枷拍拍稻鋪場」，二者皆作「連枷拍箱稻鋪場」；「杵臼聲敲處處同」，二者皆作「田家手白弗停香」；「只聞篩簸鬧叢叢」，二者皆作「只聞篩簸鬧離叢」。據此可推論，《便民圖纂》《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三者，應為同一子系統發展下的結果。

《五車拔錦》、《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萬卷星羅》、《新刻人瑞堂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由於其相異度極低，亦應循同一系統來源發展的結果。特別是「作埂之圖」的內容，惟《五車拔錦》、《萬卷星羅》、《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新刻人瑞堂全書》存，內容完全相同，他本未見。而《萬書淵海》與《石渠彙要萬寶全書》，因書錄的圖數與內容都較為精簡，則為此系統再延伸發展而摘錄的結果。《五車拔錦》與《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萬卷星羅》間差異性極小，且《五車拔錦》與《萬卷星羅》為目前資料中最相近者，甚至連文末〈耕織賦〉都相同，關係最為密切。《新刻人瑞堂全書》雖刊刻時代較晚，但依然保有十分完整的內容。就算時代最晚，收錄圖數與竹枝詞最少的《石渠彙要萬寶全書》，據其可見的內容考察，與早期版本的差異性亦不超過 15%，且其〈題務農女紅之圖〉部分，亦還保留極為完整的內容。可見得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雖因年代之先後產生交互影響的情況，但一直以穩定的情況在流傳著。另於本文尚未討論的蠶桑竹枝詞部分，《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皆錄有「絡絲之圖」，而內容最完整的《五車拔錦》則未見。

肆、竹枝詞中所反映的農事現況

在前節〈題農務女紅之圖〉差異之考察中已提到，鄭璠改易樓其圖與詩的動機與原委為：

宋樓璠舊製耕織圖，大抵與吳俗少異，其為詩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曉，因更易數事，系以吳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勸於民，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人謂民性如水，順而導之，則可有功為吾民

者，顧知上意，嚮而克於自效也歟。（鄭璠《便民圖纂》卷之一〈題農務女紅之圖〉）

文中特別提到「與吳俗少異」、「系以吳歌」，即點明了其圖與竹枝詞所反映的地點為吳地，這樣的說法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與《新刻人瑞堂全書》中都被承繼了下來，就連不屬於同一系統的《鼎鏗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農桑門〉中，也都可見到相似的陳述。²⁷「吳」，屬於一個地理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吳地指的是春秋戰國時吳國的疆域，以勾吳古國的國境為界；廣義的吳地，則指的是以太湖為中心的寧、滬、杭三角地帶。本文中所指的吳地即為廣義的吳地。吳地位於長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的中心地帶，著名的魚米之鄉、經濟重鎮、歷史文化名城。《便民圖纂》的作者鄭璠，曾任吳縣知縣（今江蘇蘇州），期間因重視農業生產、關心人民生活，曾搜集許多農業生產技術知識、食品加工生產技術，簡單醫療護理方法以及農家用具製造修理技藝等，寫成了《便民圖纂》一書。除了在〈題農務女紅之圖〉提到與吳地關聯外，其於該書卷第三·「桑蠶類」【晚蠶】條下亦云「自蟻至老俱宜涼，吳中謂之冷蠶」，明確的以「吳」地作為農耕論述的中心，因而此書也可以說是吳地農桑風俗的忠實寫照。此後《五車拔錦》、《萬書淵海》、《五車鄴架萬寶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萬卷星羅》等書，於〈農桑門〉下收錄的「耕穫類」、「桑蠶類」之資料，其內容雖有些許差異，但考其原始來源皆本自《便民圖纂》，亦即這一系列日用類書〈農桑門〉下的內容，都與吳地之農桑風俗密切關聯。在了解地域的涵蓋範疇後，吾人可再就其農事操作的歷程作進一步的討論。

日用類書中〈農桑門〉「耕圖」所屬的竹枝詞中，歸納了吳地稻作農業的 17

²⁷ 《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三）卷之三十〈農桑門〉「新編民家使用農桑撮要」〈題務農女紅之圖〉云：「……至於宋樓璠製耕織之圖，歌竹枝之詞，大抵與吳俗少異，其詞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知者也，莫若更其詩詞，合乎土俗，繪其形迹，則從厥攸好，容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者。……」《新刻人瑞堂全書》卷之五〈農桑門〉「農桑撮要」〈農桑撮要〉云：「……至於宋樓璠製耕織之圖，作農桑之歌，大抵與風俗少異，其詞又非愚夫愚婦所易知者也。莫若更其詩詞，合乎里俗，繪其形迹，則從厥攸好，有所感發而興起者。」《鼎鏗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農桑門〉耕織卷八「新刻耕織便宜摘要」〈皇朝道農要語〉云：「……至於宋樓璠將耕織之圖，歌鷓鴣之詞，大抵與吳俗少異，其詞又非愚夫愚婦之所易知者也，莫若更其詩詞，合乎土俗，繪其形迹，則使人循轍蹈規，因天時順地利，廣開粒食之源，斯鰲豐享之樂。……」

個重要歷程，分別為：浸種、作埂、犁田、翻耕、耙田、壅田、撒秧、插蒔、穫苗、車水、耘田、割稻、打稻、礱米、篩米、上倉、歡飲。基本上這 17 個環節，需要依照固定的時序進行。「浸種」是水稻栽培的第一個環節，第一首竹枝詞即言：「三月清明浸種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浸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長撒下田。」從「三月清明浸種天」可得知，吳地浸種的時節在清明前後，此說在鄺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穫類中之「早稻清明前，晚稻穀雨前」也可得到印證。²⁸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云：

濕種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為社種（遇天寒有凍死不生者）。最遲者後于清明。凡播種，先以稻麥稿包浸數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出寸許，其名曰秧。秧過期，老而長節，即栽于畝中，生穀數粒，結果而已。凡秧田一畝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畝。凡秧既分栽後，早者七十日即收穫（粳有救公飢、喉下急，糯有金包銀之類，方語百千，不可殫述。）。²⁹

這段文字中除了談到浸種的時間外，還論及了秧苗成長的過程，以「先以稻麥稿包浸數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說明了竹枝詞中「包裹」的作用與「只等芽長撒下田」的經過。在較早的元代王禎所著之《農書》中，針對南方水稻之浸種，則有較詳盡的描述。³⁰而明代最完整的描述應為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其云：

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概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秣。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粟，無秕不雜穀子，曬乾部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

²⁸ 明·鄺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穫類【浸稻種】，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3。

²⁹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乃粒第一·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30。

³⁰ 元·王禎《農書》卷二·農桑通訣二·播種篇第六云：「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秣。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粟無秕不雜穀子，曬乾部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盞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簍中，晴則暴暖澆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澆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元·王禎：《農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32。

盞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簍中。晴則暴暖，泔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泔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遂一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耨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斛盛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約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其法甚備。³¹

要使種子萌發，首先必須使它吸足水分。浸種的目的是使種穀較快地吸水，達到能正常發芽的含水量。乾燥的種子通常處於休眠狀態，種子吸水後，種子酶的活性開始上升，在酶活性作用下胚乳澱粉逐步溶解成糖，釋放出供胚根、胚芽和胚軸所需要的養分。種胚獲得了水分、能量和營養物質，在適宜的溫度和氧氣條件下，細胞才開始分裂、伸長，突破穀殼發芽。有關穀種浸泡日數及處理的過程、芽苗生長的情況、下種之經過、插秧的時節，在這段文字中皆有詳盡的解說。至於稻種如何取得？在鄺璠的《便民圖纂》中則有明確的補充：

稻有粳糯，常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晒乾揀去莠稗，篩簸淨，用稻草包裹，每包二斗五升或三斗，高懸屋梁，以防鼠耗。每畝計穀一斗，然種必多留，以備闕用。³²

選種前須經過曬種的程序，其方法是將穀薄薄地攤在曬場上，早稻種子搶晴曬兩個太陽日，晚稻曬一天，曬時勤翻動，使種子乾燥程度一致，方才進行選種。選種，在古代一般採用風選方法進行，風選是在曬種後用風車或自然風揚淨，揚去種子空殼、枝梗和雜物以及黴菌孢子，風選後再用篩子過篩，篩去雜粒和細粒及芽穀和稗粒。浸種完成，接續的應為撒秧的歷程，但浸種至撒秧間尚需一段時日，因而於此同時農家已先進行了整地的作業。

³¹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六·農事·營治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88下-頁89上。

³² 同注28。

竹枝詞中描述農事的第二個歷程為「作埂」，這是整理耕田的前置步驟。埂，《說文解字》云：「秦謂阡為埂。从土，更聲。」段注：「《廣韻》曰：吾人謂堤封為埂。今江東語謂畦埭為埂。」³³在《說文》土部中有另一字「塍」與其同意，釋為「稻田中畦埭」，可佐證段注之說。陳勇《農書》云：「大抵秧田愛往來活水，怕冷漿生水。青苔薄附，即不長茂。」故需「作埭貴闊，則約水深淺得宜。」³⁴就水稻生長而言，水層的控制極為重要，為了將適當的水存留田中，田埂就發揮了極重要的功能。埂字以土作偏旁，其字義為田疇上農夫用以分界檔水的土堤。傳統農業主要以坑田方式種植水稻，為在坑內集中表土、肥、水，以防止乾旱和水土流失的一種耕作栽培措施。坑田在中國古代稱區田，《汜勝之書》即謂「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對於水稻而言，最重要的生長條件就是水，因此如何聚水不流失，將水留在田中以因應生長所需，即成為農事中極重要的工作。耕種的田要把田埂做得寬大，以便將水留在田中，閒耕時牛亦可在上面放牧，藉牛的踐踏使其變得堅實而不漏水。耕田至冬休耕後，其埂必乾裂，再兼蛇鱗之洞、蟲鼠之穴的破壞，及春雨一來，上下自流如篩，如擬蓄水以播秧苗，必將新作其埂。常規泥土作埂法主要有兩種，一為採用田間自然土壤堆埂，一為採用稻草擰成兩股合併起來外堆泥巴作埂，然土壤堆埂在操作上較為簡易常用。一埂分兩田，各為高低，選擇高側，去舊埂半幅，待田翻耕，人立埂上，以釘耙自田中拖泥至邊，稍踹頓實，此為拉埂。靜待一日後，待泥稍硬而實，人下水入田，以方鍬切泥，築而修之責成新埂。新埂盛水如庫，平整光滑似牆，無孔無隙，完成後即可育秧種稻。再回觀日用類書中〈農桑門〉竹枝詞中的「田家作埂用心勤，泥覆高堆漸漸成。照面埂頭平似砥，任他風雨不傾沉。」之描述，則忠實的反映作埂的真實情境。

竹枝詞中描述農事的下一個歷程為「犁田」，這是整地的第一個步驟。傳統農業中犁田的主要動力來自於牛，陳勇《農書》說：

牛之為物，駕車之外，獨用於農夫之事耳。牧之於蒿萊之地，用之於田野之間。勤者尚或顧省之，惰者漫不加省，飢渴不之知也，寒暑不之避也，

³³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1986年），頁697。

³⁴ 宋·陳勇：《農書·善其根苗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83上。

疫癘不之治也，困踣不之恤也。豈知農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財用之所從出，非牛無以成其事耶！較其輕重、先後、緩急，宜莫大於此也。³⁵

陳粵以「衣食財用之所從出，非牛無以成其事」兩句話，即簡要的概括了牛在傳統農業中所佔有的地位與重要性。「犁田之圖」云：「犁一遭來耙一遭，種田生活在勤勞。耙得了時還又秒，工程限定在明朝。」此段竹枝詞中說明了水田的整地所需的三個步驟，即犁田、耙田、秒田，其實這三個步驟已涵蓋了其後「翻耕之圖」與「耙田之圖」兩條竹枝詞的內容，此處就一併討論。耕田的第一步驟是犁田，因水稻須種於飽含水分的軟泥地中才能長得好，所以每次耕種之前皆需先整理田地，其方法是農民趕水牛拉「犁」，一道道的翻鬆田土，把下層的土壤翻到上面，也讓殘餘的稻稈覆入土，腐爛成肥料，通常犁田的步驟需要經過好幾次的反覆操作。第一次犁田，主要是要把上次收割留下來的稈翻入泥土中，讓這些稻稈可以藉由天然的分解過程變為肥料滋潤田地，因此首次的犁田不會把泥土打得很細。此後，再此反覆的犁地，將整塊田地下層的土壤屢次的翻起覆蓋於原來的土上，同時在翻埋肥料和殘茬、雜草等的過程中，使土壤疏鬆的讓水分和空氣容易滲透流通，這個步驟則稱翻耕，亦即「翻耕之圖」所述之內容，是整地作業的中心環節。《便民圖纂》原無「翻耕之圖」，然參照於其他日用類書的「翻耕之圖」或「耕田之圖」的版畫內容，翻耕都僅用人力鋤地為之，竹枝詞「翻耕雖是用工勤」一句，《萬用正宗不求人》作「鋤耕」，《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作「鋤畊」，這彷彿與當代用牛與犁翻地的認知有所不同？又將作何解？宋應星於《天工開物》下的一段紀錄，即解答了此種現象，其云：「吳郡力田者，以鋤代耜，不藉牛力。愚見貧家之家，會計牛值與水草之資，竊盜死病之變，不若人力亦便。」³⁶原來吳中一帶，雖是歷史上水稻高產地，但耕田常以鋤代耜，不用牛耕而用人力操作的鋤頭或鐵搭翻土，這是因為這一帶的稻田土壤粘重，排水不良，一般牛耕既淺又不勻，而人力墾田雖然功效較低，卻可以翻得比犁深。翻耕可以將一定深度的緊實土層變為疏鬆細碎的耕層，從而增加土壤孔隙度，以利於接納和貯存雨水，

³⁵ 宋·陳粵：《農書·牛說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84上。

³⁶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乃粒第一·稻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31。

促進土壤中潛在養分轉化為有效養分和促使作物根系的伸展；可以將地表的作物殘茬、雜草、肥料翻入土中，清潔耕層表面，從而提高整地和播種質量，翻埋的肥料則可調整養分的垂直分佈；此外，將雜草種子、地下根莖、病菌孢子、害蟲卵塊等埋入深土層，抑制其生長繁育，也是翻耕的獨特作用。至於犁田的時節，鄭璠《便民圖纂》云：「春耕宜遲，秋耕宜早，宜遲者以春凍漸解，地氣始通，雖堅硬強土，亦可犁鋤。宜早者欲乘天氣未寒，將陽和之氣招在地中故也。」³⁷「犁一遭來耙一遭」，說明了犁田、翻耕後整地的第二個步驟為耙田。王禎《農書》云：「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墾去芟平土壤也。」³⁸稻田翻耕後，耙地可分為乾耙和水耙兩種。乾耙能碎土；水耙能起泥漿和平地、使土肥相融。耙田是用圓盤耙、釘齒耙等耙地，有破碎土塊、疏鬆表土、保水、提高地溫、平整地面、掩埋肥料和根茬、滅草等作用。古人在整地的認知中，對於耙田之重視更甚於犁田，《農書》引用了《種蒔直說》的看法云：「古農法云：犁一耙六，今日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耙細為全功。耙功不到則土麤不實，後雖見苗立根，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等病。耙功到則土細又實，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蓋耙徧數惟多，為熟，熟則上有油土，四指可沒，雞卵為得。」³⁹犁田翻耕之後及至插秧前半個月，要先引水進田，等田土泡軟了才開始耙田，以牛拖著耙前進。耙是兩支平行木條，插著幾十隻鐵片耙刀，農人常站在耙上增加壓力令牛拖行，讓田土切割的較深些，耙下的切刀一面把土壤刮平，一面把土壤切割成小塊。田土在粗耙過後，會灑一次肥料，使泥土和肥料攪拌在一起，接著進行竹枝詞中所云「田中泥塊要勻攤」的鈔田之工作。鈔田是水田中用鈔進行的一種表土耕作作業，目的是使耕耙後的稻田地面平整，進一步破碎土塊和拌勻肥料，促使土肥相融。鈔田常在播種前或插秧前進行。鈔田所使用的農具是「而字耙」，形狀如「而」字，臺灣農民慣稱為「手耙」。王禎《農書》云：「鈔，疏通田泥器也。高可三尺許，廣可四尺，上有橫柄，下有列齒，

³⁷ 明·鄭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種類【耕田法】，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3。

³⁸ 元·王禎：《農書》卷二·農桑通訣二·耙勞篇第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29下-頁330上。

³⁹ 元·王禎：《農書》卷十二·農器圖譜二·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28下。

其齒比耜齒倍長且密。人以兩手按之，前用畜力輓行。一秒用一人一牛，有作連秒，二人二牛特用於大田，見功又速。耕耜而後用此，泥壤始熟矣。」⁴⁰耜的上面有兩根直柱，其上橫架一柄，農夫手扶耜柄，駕牛牽引，可將田土扒得更細碎。同時，耜齒有收集田土上雜草的作用。經過了犁翻耜秒的過程，耕地的「泥壤始熟」，最後再由狀似像楊桃的農具「碌礮」，翻滾拍打一遍，使田土成為又厚又濃的泥漿狀，即為最適合秧苗生長的農地了。北方的耕田由於施作旱稻，其整地常經需經歷「耕—耜—耨」的過程，耕後即耜，耜後又繼之以耨，其目的在於碎土保墒。南方施作水稻，故於水田整地的過程轉化為「耕—耜—秒」，經過「秒」的平田勻水技術，使土塊蘇碎、田水深淺一致，以利於水稻種植。據此，看參照於竹枝詞「耜田之圖」中所述「耜過還須秒一番，田中泥塊要勻攤。攤得勻時秧好插，攤不勻時插也難。」則可明確見出吳中地區整治耕田的實際操作概況。

「壅田」即糞田也，為保持地力之法，可使薄田變良田、化土為肥土。古代農書上曾有「用糞猶用藥」、「惜糞如惜金」之說，⁴¹「壅田之圖」竹枝詞中所謂的「豆餅河泥下得勻」，即鄺璠《便民圖纂》提到【壅田】時所用的「或河泥，或麻豆餅，或灰糞，各隨其地土所宜。」⁴²「河泥」即「泥糞」，王禎《農書》云：「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杙潑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⁴³河道、池塘中一般多有魚蝦、水生植物、魚糞和水生植物腐爛後的有機物質沈澱，加上從田地中隨雨水流下的肥分和表土，一起形成了河泥，是很好的完全有機肥料。至於「豆餅」如何得以為肥？《天工開物》云：「榨油枯餅，枯者以去膏而得名也。胡麻、菜菔子為上，蕓苔次之，大眼桐又資之，樟、椿、棉花又次之。」⁴⁴「灰糞」所指則有兩種可能，一則為「火糞」，一則為「石灰」。⁴⁵這些方法皆見諸於古代的農書，亦為當時吳地常用糞田的方式。

⁴⁰ 元·王禎：《農書》卷十二·農器圖譜二·秒，《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29下。

⁴¹ 見王禎《農書》卷三·糞壤篇第八，亦見於陳粵《農書·糞田之宜篇第七》之說。

⁴² 明·鄺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穫類【壅田】，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3。

⁴³ 元·王禎：《農書》卷三·糞壤篇第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36下。

⁴⁴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乃粒第一·稻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30。

⁴⁵ 火糞，王禎《農書》卷三·糞壤篇第八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葉敗葉剝薶枯朽根莖，遍鋪而燒之，即土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耜而以窖罨之肥壤壅之，麻粃穀殼皆

田地整理完畢，施以適當的糞肥後，即可進行撒秧的作業。浸種後俟其生芽，便可抖鬆分布撒於田中。秧苗是水稻農作的主體，有了健康的秧苗才會有好的收成，而培育秧苗則須得利於前面選種、整地、糞田之功，故陳粵《農書》云：

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省脩治，俾無旱乾、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今夫種穀，必先脩治秧田。於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凍沍，土壤蘇碎。又積腐稟敗葉，剝薙枯朽根莖，徧鋪燒治，即土暖且爽。於始春又再耕耙轉，以糞壅之，若用麻枯尤善。但麻枯難使，須細杵碎，和火糞窖罨，如作麩樣；候其發熱，生鼠毛，即攤開中間熱者置四傍，收斂四傍冷者置中間，又堆窖罨；如此三四次，直待不發熱，乃可用，不然即燒殺物矣。切勿用大糞？以其甕腐芽藥，又損人腳手，成瘡癩難療。唯火糞與燂豬毛及窖爛麩穀殼最佳。亦必渥漉田精熟了，乃下糠糞，踏入泥中，盪平田面，乃可撒穀種。⁴⁶

陳粵的這一段話，為選種、整地至撒秧的歷程作了完整的說明，秋冬休耕時節農人即已開始來年的整地工作。先將耕田再三深耕，其後放水乾涸，經雪霜凍沍之過程使土壤蘇碎，待殘茬經過一冬的緩慢腐朽後至春再耕，可以省人力牛力。期間又徧布朽薙、腐草、敗葉等，加以燒治之，欲使土暖而苗易生發。到開春以後再經耕、耙、秒的均田過程，必施以適當的糞肥，則可以進行撒穀佈種了。佈種撒秧還有早稻、晚稻之分，《便民圖纂云》：「早稻清明前，晚稻穀雨前，將種包投河水內，晝浸夜收，其芽易出。若未出，用草盒之。芽長二三分許，拆開抖鬆撒田內。撒時必晴明，則苗易堅，亦須看潮候，二三日後，撒稻草灰於上，則易生根。」⁴⁷「撒田內」很明顯的即為撒秧的歷程。然竹枝詞中又有「密密用

可。與火糞窖罨，穀殼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種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熱冷定，用碌礮碾細用之。」又云：「下田水冷，亦有石灰為糞，則土煖而苗易發。」此即以石灰為糞之法。

⁴⁶ 宋·陳粵：《農書·善其根苗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82下-183上。

⁴⁷ 明·鄭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種類【浸稻種】，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3-534。

灰蓋一重」之句，其義又當何解？此處的「灰」涵蓋了兩層意義。一則農夫對於出生的稻苗，除了天上「鳥雀飛來吃」的擔憂之外，還得煩惱地底的蟲害，故於欲播種之前，常以石灰撒於整理好的耕地中，以防地底蟲螟之害。⁴⁸二則在撒種之後，須以稻草灰布撒於上，使其易於生根，此即上文《便民圖纂》所述之義。撒秧完的下一步驟為「插蒔」，《說文》云：「蒔，更別種也。从草，時聲。」更別種，即為轉栽之義。稻苗待秧老而長節時，即可轉栽於田畝之中，此為插蒔，亦即插秧。據《天工開物》載：「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⁴⁹這是最普通的秧齡。插秧是一項勞動強度大又要求熟練技巧的細活，許多著名的農書都未見插秧的技術，有關明代插秧的過程可見諸於《便民圖纂》的記載：

插秧在芒種前後，低田宜早，以防水滯。高田宜遲，以防冷侵。拔秧就水洗根去泥，有稗草即揀出。每作一小束插蒔耕熟水田內，約五六莖為一叢，六棵為一行，棵行宜直，以利耘揚，又宜淺插則易發。⁵⁰

無論是此段文字或竹枝詞的內容，都提到了吳地插秧的的時節在「芒種」前後。芒種是二十四節氣之一，時間在國曆六月五日至七日間。稻子生長至此時已經結實成「種」，而吐穗結實的稻子穀粒上會長出細芒，故稱之為「芒種」。為何芒種適合插秧呢？在陳粵的《農書》中可見其詳盡的說明：

芒種有二義，鄭謂有芒之種，若今之黃綠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綠穀種之於湖田。則是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綠穀自下種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⁵¹

⁴⁸ 宋·陳粵：《農書·耕耨之宜篇第三》云：「將欲播種，撒石灰渥漉泥中，以去蟲螟之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75上。

⁴⁹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乃粒第一·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頁230。

⁵⁰ 明·鄭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穫類【插秧】，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4。

⁵¹ 宋·陳粵：《農書·地勢之宜篇第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74上。

秧苗轉植於耕田後，因吸取糞肥與地利將迅速的成長，然原因整地翻入而土壤中的部份殘茬、雜草，也會因其水分與地利之宜順勢的長出，若不適時的去除將與之爭利，妨害水稻的成長與收成。水田中常見的雜草為莠荊稗草，它們是水稻的冤家。稗草是稻田的主要雜草，由於稗子很小，很容易在打穀的過程中與稻穀混在一起，又因稗的幼苗和稻苗很難區別，一旦混入秧苗中到了稗草抽穗時才拔除，將會影響水稻產量。若不幸在選種、浸種、撒秧、插秧的過程都未能把關去除，就只能被動的運用揚、耘的功夫來彌補了。在竹枝詞「穫苗」與「耘田」中所述的，就是除草的過程，而且以非常擬人化的方式提出了「治田便似治民法，惡個祛除善個存」的看法。

《詩經·魯頌·閟宮》：「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又《小雅·甫田》：「或芸或芋，黍稷薿薿。」芸指除草，後世通寫作耘。在竹枝詞中「穫」與「耘」，則皆為除草的方法，耘早就見諸於先秦典籍，及至在南宋陳旉《農書》之中也只提到「耘田之法」，尚未有「耘」、「穫」的概念。那「耘」、「穫」指的是什麼？特別是「穫」法在明代的竹枝詞中才出現，其指又究竟為何？據筆者考察，「穫苗」、「耘田」之耘穫，其實應為耘盪，或作耘揚，「穫」字應為日用類書刊刻過程中的誤刻，在流傳過程中卻被一直沿用下來的結果。

前引《便民圖纂》【插秧】提到「六稞為一行，稞行宜直，以利耘揚」，即說明插秧時橫豎都須留出適當的空間，以利於後續的除草作業。耘，即除草，在先秦的典籍中即已被提到，⁵²很早就已成為從事於農事的既定步驟。耘田的主要目的的一方面是為了除草，另一方面還可謂耕田補充肥度，在陳旉的《農書》中就有完整的描述：

《詩》云：「以薳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記禮者曰：季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有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拋棄他處，而不知和泥渥濁，深埋之稻苗根下，漚罨即久，即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然除草之法，亦自有理。《周官》薳氏掌殺草。於春始生而萌之。於夏日至而夷之，謂夷剗平治之，俾不茂盛也；日至謂

⁵² 《詩·周頌·載芣》：「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陸德明《釋文》：「耘，除草也。」《墨子·三辯》：「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其後晉·葛洪《抱朴子·博喻》亦有「嘉穀不耘，則莠荊彌蔓。」的觀點。

夏時草易以長，須日日用力。於秋繩而芟之，謂芟刈去其實，無俾易種於地也。於冬日至而耜之，謂所種者已收成矣，即併根芟犁鉏轉之，俾雪霜凍互，根芟腐朽，來歲不復生，又因得以糞土田也。《春秋》傳曰，農夫之務去草也，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以言盡去稂莠，即可以望嘉穀茂盛也。古人留意如此，而今人忽之，其可乎？且耘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自下及上，旋乾旋耘。先於最上處收瀋水，勿致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令乾而旋耘。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攏，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所耘之田，隨於中間及四傍為深大之溝，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極乾。然後作起溝缺，次第灌溉。夫已乾燥之泥，驟得雨即蘇碎，不三五日間，稻苗蔚然，殊勝於用糞也。⁵³

耘田之法為自下而上，在旋埋的過程中，消滅了雜草也同時發揮了通風、鬆土、攪根的作用，極利於發稞（分蘖）。耘田除了能去除莠莠稗草以保持地利之外，還可在「和泥渥濁，深埋之稻苗根下」的過程中，使「泥土肥美，嘉穀蕃茂」。在陳塹「必徧以手排攏」的說法中可看出，宋時耘田的方式主要還是以手在耕田中作旋拔深埋的動作。元代之後，在民間稻作農事歷程中則出現了「耘盪」的器具。王禎在其《農書》中記述了耘盪這項農具，其云「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宜普效之。」⁵⁴又云：「耘盪，江浙之間新制之。形如木屐而實，長尺餘，闊約三寸。底列短釘二十餘枚。箕其上以貫竹柄，柄長五尺餘。耘田之制，農人執之，推盪禾壟間草泥，使之溷溷，則田可精熟。既勝耙鋤，又代手足，況所耘田數，日復兼倍。……今覩此器，惜不預傳以濟彼用，茲特圖錄，庶愛民者播為普法。詩云：稻人掌稼須下地，秧壟年年勤插蒔。適當盛暑見薙人，手足爬沙泥浸漬。伊誰制器代爪耘，長竹柄頭加木屐。底列短釘為鐵齒，盪草入泥俱膿死。速比耰鉏用處功，粒食由來同所致。舉世誰非穀腹人，智力取之寧有異。至若執筆公署間，但仰廩支供口費。又若持戈征戍徒，尤藉貲糧遠輸饋。世間亦復多挾藝，作計無非謀此食。試將茲器示於人，由此致食應不識。便當獻送政事堂，

⁵³ 宋·陳塹：《農書·薙耘之宜篇第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77下-頁178上。

⁵⁴ 元·王禎：《農書》卷三·鋤治篇第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35上。

穀祿使知從我得。願將制度付國工，徧賜吾農資稼穡。」⁵⁵上述兩段文字這把盪的來源、形制和功效都說的非常清楚。徐光啟所著的《農政全書》，時代更晚於明代中葉之後，而有關於耘盪的敘述也完全轉錄自王禎《農書》的內容。從王禎的記述看，耘盪初制於元代，是江浙間人的創舉，創制此器是用來替代耘爪之功能，形制為五尺長的竹柄加上短釘似的屨頭，用來推盪禾壟間雜草，使之入泥浸潰為肥。另由前引王禎《農書》「今觀此器，惜不預傳以濟彼用，茲特圖錄，庶愛民者播為普法」及文後附詩之內容觀之，當時應為草創流傳未廣之階段，農政官員可能都未見過，故須詳錄其圖將茲器示於人，將其制度付國工，以資稼穡。由竹枝詞的流傳情況可知，「耘盪」這樣的工具，由元到明代中葉期間，已由江浙流傳到吳地的農事操作運用之中。參照於《便民圖纂》「揚田」之圖的內容，農夫使用耘盪之器皆如上述並與圖錄相符，即可得到佐證。然考諸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下與耘田相關的「穫苗之圖」及「耘田之圖」，其竹枝詞雖都分別提到「草出田中沒要留，藏在稻根揚扒搜」、「揚過秧來又要耘，秧邊宿草莫留根」⁵⁶與耘田相關的敘述，但諸日用類書在版圖上表現的繪畫內容卻不盡相似，也給當時實際耘田的方式與使用的農具諸問題，留下了討論的空間。在王禎《農書》所錄的農器圖譜中，除了耘盪之外還可見到許多與耘田相關的農器圖錄，其中形制切近、功能相似的有鐙鋤與耘耙兩種，且內容與圖錄亦為後世徐光啟之《農政全書》所轉襲承繼。茲將原文摘錄於下：

鐙鋤，剗草具也。形如馬鐙，其踏鐵兩旁，作刃甚利。上有圓釜，以受直柄。用之剗草，故名鐙鋤。柄長四尺，比常鋤無兩刃角，不致動傷苗稼根莖。或遇少旱，或燻苗之後，壟土稍乾，荒蕪復生，非耘耙、耘爪所能去者，故用此剗除，特為捷利。此創物者，隨地所宜，偶假其形，而取便於用也。嘗見江東農家用之。⁵⁷

⁵⁵ 元·王禎：《農書》卷十三·農器圖譜四·耘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52下-頁453上。

⁵⁶ 句中的「揚」字，除《便民圖纂》作「揚」外，其他日用類書多作「穫」。

⁵⁷ 元·王禎：《農書》卷十三·農器圖譜四·鐙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51。

杷，鏤鏃器也。……又耘杷以木為柄，以鐵為齒，用耘稻禾。⁵⁸

兩種工具都可用於耘田，在《農書》中亦皆有圖錄，形制上二者都有長柄，鏃鋤無短釘、鐵齒，耘杷則有鐵齒。但在使用時機上，耘杷無特別描述，而鏃鋤則用於少旱、熯苗、壟土稍乾之時。參照諸明代日用類書〈農桑門〉下與耘田相關的竹枝詞與圖版上表現的繪畫內容，《便民圖纂》「揚田」的竹枝詞之內容與其他類書「穫苗之圖」相似，《便民圖纂》「耘田」的竹枝詞之內容與其他類書「耘田之圖」相似；然在圖版的繪畫上，《便民圖纂》「揚田」的內容卻與其他類書「耘田之圖」的相似，《便民圖纂》「耘田」的內容則與其他類書「穫苗之圖」相似。也就是說，《便民圖纂》在圖版的繪畫上是與其他日用類書相反的，故在圖、文的比較上得分開討論。筆者參照王禎《農書》與徐光啟《農政全書》中所錄的農器形制，與日用類書中穫苗耘田圖版繪畫之內容作比較，以【表三·穫苗耘田圖版分類表】將圖版的繪畫的內容歸納成以下的幾類形況。

書名	穫苗			耘田		
	圖名	A類	B類	圖名	A類	B類
便民圖纂	耘田	✓		揚田	✓	
新鏃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	穫苗之圖	✓		耘田之圖		✓
新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	穫苗之圖		✓	耘田之圖		✓
新刊搜羅五車鄴架新裁萬寶全書	穫苗之圖	✓		耘苗之圖		✓
鼎鍔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	穫苗之圖	✓		耘苗之圖		✓
新板增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	穫苗之圖	✓		耘田之圖		✓
新鏃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	穫苗之圖	✓		耘田之圖		✓
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	穫田歌		✓	耘田歌		✓
新刻天如張先生精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	穫苗之圖	✓		耘田之圖		✓

⁵⁸ 元·王禎：《農書》卷十四·農器圖譜六·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64。

說明：

- 1、穫苗 A 類：兩人共持戽斗挹水其他人以手耘田之情境。
- 2、穫苗 B 類：二或三人以手耘田。
- 3、耘田 A 類：明顯的可以看出農人持有短釘的耘盪鋤草。
- 4、耘田 B 類：兩人手持近似鐙鋤之器鋤草，雙腳沒入田土顯示耕田有水浸灌。

由上表之內容可看出，在耘田類中惟《便民圖纂》「揚田」之圖可以明顯看出農夫手持鋤草之農器為有短釘的耘盪，其他日用類書之圖則皆為近似鐙鋤之器，而在穫苗類中則有共持戽斗挹水之別。耘田需要田內有一定之水層存在，以便旋沒雜草入泥為肥，故以戽斗挹水入田是可以理解的。此處值得關注的是鐙鋤，若依《農書》與《農政全書》所云其使用的時機應為少旱、燒苗、壟土稍乾之時，然除了《便民圖纂》之外的其他類書皆顯示農人雙腳沒入田土之情況，與其使用之時機不符，因此其內容不是繪刻之工人認知有誤而誤畫，就是耘盪之器尚未於吳地廣泛使用，不過以穫苗類三分之二的圖版都看得到戽斗挹水的情況，實在無法說明有非使用鐙鋤的可能。

再回到耘盪的相關議題上，在稍晚的《便民圖纂》中，與耘盪有關之「盪」字皆作「揚」：

「揚田」：草出田中沒要留，稻根須用揚扒搜。揚過兩遭耘又到，農夫氣力最難偷。

「耘田」：揚過秧來又要耘，秧邊宿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惡箇祛除善箇存。

除了上述兩首竹枝詞外，其卷二「耕穫類」下的「盪」字亦皆作「揚」，如：

【插秧】插秧在芒種前後，低田宜早，……六棵為一行，稈行宜直，以利耘揚，又宜淺插則易發。

【揚稻】俟稻初發時，用揚扒於稈行中揚去稗草則易耘，搜鬆稻根則易旺。

【耘稻】揚稻後將灰糞或麻豆餅屑撒入田內，用手耘去草淨。……

原來的「盪」字，及至《便民圖纂》中則改以「揚」字取代盪，具有推之義，由前引王禎《農書》「推盪禾壟間草泥」即可看出，在古代行文中亦常以推之義作解。⁵⁹而「揚」亦具有推之義，梁·顧野王《玉篇》卷第六·手部第六十六：「揚，他浪切，推。」⁶⁰以揚為盪，因其義同，是可以理解的。至於《便民圖纂》中的所有揚字，到了後來的諸日用類書中的〈農桑門〉下，因刊刻之誤則皆改成了「穫」字，⁶¹最明顯的即是「穫苗之圖」：「草出田中沒要留，藏在稻根穫扒搜。穫過兩遭耘又到，農夫氣力最難偷。」穫字，自古只有收或割之義，與推無涉，這一改不但原義盡失，連「穫」到底是何種農具、如何使用？及「穫扒搜」又是如何操作的，都將找不到正解，因此日用類書中的〈農桑門〉下「穫苗之圖」的竹枝詞，其穫字應從《便民圖纂》之義，皆改為「揚」字為宜。又依竹枝詞「稻根須用揚扒搜。揚過兩遭耘又到」、「揚過秧來又要耘，秧邊宿草莫留根」的敘述來看，在吳中地區的鋤草歷程是先揚後耘，且一般耘揚之次數則為揚二次，耘一次，這又是當時農事操作的實際寫照。

就水稻生長而言，水層的控制極為重要，除了看天供水之外，如何保持適當的水存留田中以因應生長所需，就極須人力加以管控。「車水之圖」竹枝詞云：「腳痛腰酸日夜忙，田頭車戽響浪浪。低田車進高田出，只願高低不作荒。」車戽作為耕田補充水層的主要工具，在炎炎夏日中，農人常在「腳痛腰酸日夜忙」的情況下只為了使水田存留適當的水份。「低田車進高田出」，《便民圖纂》、《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鄴架萬寶全書》皆作「高田車進低田出」。其實高低的區別，來自於水源與耕田高低之差異，相對的所使用的工具也有所不同。王禎《農書》云：

⁵⁹ 《南史·蕭穎胄傳》：「時江祐專執朝政，此行由祐，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唐·馮贇《雲仙雜記·烏龍》：「〔奴〕欲謀殺然，狗注視奴，奴方興手，烏龍盪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殺奴。」元·王實甫《麗春堂》第四折：「休慌，我若是手梢兒在你身上盪，又怕惹起風霜。」《西遊記》第二二回：「只恐盪了一下兒，教你沒處貼膏藥，九個眼子一齊流血。」以上諸例中之「盪」字，皆作「推」之義解。

⁶⁰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康熙四十三年序張氏澤存堂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倉石 10505），篇上頁 63 左。

⁶¹ 「耕穫類」下【插秧】條之「以利耘揚」被改為「以利耘穫」；【揚稻】被改為【穫秧】，其文「用揚扒於稈行中揚去稗草則易耘」被改為「用穫杷於稈行中穫去稗草則易耘」；【耘稻】條之「揚稻後將灰糞或麻豆餅屑撒入田內」被改為「穫稻後將灰屎或麻豆餅屑撒入田內」。

《農書》云：惟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塢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塢，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竇以便通洩，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下灌及平澆之田為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早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⁶²

一般溝渠陂塢、塘堰之水，因水源高於耕田，故僅置水閘以備啓閉即可。但若田高而水低，則須以人力配合機械取水因應。參照於日用類書中「車水之圖」的版畫內容，全都作農人腳踏翻車之狀。據此，僅高田需要車水之工，低田則以水閘順勢引水入田即可，故作「低田車進高田出」較為合理，而田既已低，還需要翻車、筒車之「高田車進低田出」的說法，則與事實不符。

稻苗在耘揚之後須有一段停水期，以進行焯稻的步驟。前引陳粵《農書·薈耘之宜篇第八》曾提到：「所耘之田，隨於中間及四傍為深大之溝，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極乾。然後作起溝缺，次第灌溉。夫已乾燥之泥，驟得雨即蘇碎，不三五日間，稻苗蔚然，殊勝於用糞也。」這一段講的是曬田的技術，即前述鐮鋤時所言之「焯苗」。《便民圖纂》中稱為「犒稻」，其云：「近秋放水將田泥塗光，謂之犒稻。待土迸裂，車水浸之，謂之還水。穀成熟不可去水。」⁶³依文義，此處的「犒」應作「焯」，亦即「烤」也。焯稻、焯苗是為了減少水份供應，以抑制稻苗第一、二節間的生長，期使莖細胞壁增厚，而有利於防止稻高倒伏。完成數遍耘揚之後，決去其水，令日曝之，讓田乾裂成縫，使稻之根派深遠，苗幹老蒼，固其根脈防止倒伏。田土曬乾裂，可增加土壤的含氧量，氧化土壤中有毒的物質（如硫化氫等），促進好氣微生物的活動，使有機物質礦化，釋放有效養料。又地上部的生長因水分減少受到限制，就改變了稻株體內光合產物的運轉方向，

⁶² 元·王禎：《農書》卷三·灌溉篇第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38。

⁶³ 明·鄭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穫類【耘稻】，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4。

即向莖和葉鞘內集中，增加半纖維素的含量，是防倒的物質基礎。焯稻之乾田一般在分蘖末期，有助於加速無效分蘖的死亡，促使養分及早轉向主莖，使主莖在稻穗分化初期就能得到充份的營養。焯稻完成後，又必須注入大量的水助其生長，因此又需再使用翻車引水，直到稻穀成熟皆不可缺水。

竹枝詞對於割稻的過程，僅以繁忙歡樂的氣氛帶過，並無特別詳述。倒是對收割之後處理稻穀的過程著墨不少，首先其云：「連枷拍拍稻鋪場，打落將來風褒揚。芒頭秕穀齊揚去，粒粒珍珠著斗量。」農夫收穫之後於場圃間，使用連枷拍稻，令稻株與穀粒脫離，再進行曬穀脫水的步驟。拍曬後所得稻穀之禾穗因糠粃（芒頭秕穀）相雜，需以颶扇扇去，乃得珍珠般珍貴的淨穀。考其圖繪之內容，在《便民圖纂》中僅見四位農夫於場圃間手持連枷拍稻之情境，而在《五車拔錦》、《五車鄴架萬寶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萬卷星羅》中卻已明顯的見到使用「颶扇」簸揚的過程，到了《新刻人瑞堂全書》中，颶扇則出現在「篩米歌」的圖版中，其「打稻歌」用於打稻的器具並非連枷，而是以「摔桶」用來攢稻。淨去的稻穀需要在經過礱米的步驟以便去殼，此即竹枝詞中「搬礱運穀弗停留」的情境。《便民圖纂》【牽礱】條云：「稻登場，用稻床打下芒頭，風颶淨，以土築礱牽下，簸去糠秕，篩穀令淨，待春。」⁶⁴據鄭璠文中所述，當時使用的礱米器具應為土製。透過這種類似石磨原理的土製米礱，用人力推磨來進行精米工作，去除麩皮，便可去殼得到粗米。又依《天工開物》之記載，土礱使用上較為省力，功效上又倍於木礱，一般孱婦弱子都可使得動，但其耗損率卻較高，磨穀二百石後其器便將毀損。⁶⁵若再參照諸日用類書之版繪，除了《萬用正宗不求人》呈現一人操作礱器、一人倒米之外，其餘皆為二人甚至四人共操礱器，在多人一同戮力的情況下，「山歌唱起齊聲和」的景象隨即應運而生。經土礱碾出來的大米只是糙米和穀殼混合物，還必須經過用米篩或簸箕通過手搖、風簸的工序除去粗糠、舂米、除去幼糠等工序才變成白米。此即「篩米之圖」竹枝

⁶⁴ 明·鄭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獲類【牽礱】，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4。

⁶⁵ 《天工開物》粹精第二·攻稻云：「土礱，析竹匡圍成圈，實潔淨黃土於內，上下兩面各嵌竹齒。上合空受穀，其量倍於木礱。穀稍滋濕者，入其中即碎斷。土礱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礱必用健夫，土礱即孱婦弱子可勝其任。庶民饔飧皆出此中也。」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粹精第二·攻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37-238。

詞所謂的：「出礱稻米更加春，杵臼聲敲處處同。行到前村并後巷，只聞篩簸鬧叢叢。」《便民圖纂》因未錄「篩米之圖」，故於「牽礱」之圖繪中將牽礱與篩米共繪於一圖之下，而其竹枝詞「搬礱運穀」亦錄為「盤工做米」，作米來自於礱磨，盤工則指稱篩米的動作，雖較其他類書少了一圖，但也忠實的反應了當時礱篩的農事情境。其他諸類書的「篩米之圖」，則繪出篩米與舂米概況。

篩米，在古代有時是借用風櫃將粗糠除去；有時是利用巧力的搖晃將粗糠顛到簸箕的上方，再將粗糠取走；有的則是用專用的米篩「籬」來去除粗糠。就諸類書圖繪的內容觀之，則當時吳地慣用的方式為以「籬」篩米。篩除礱完粗糠後，就是舂米的步驟了。舂米以操作方式區別，據各農書所載，有利用水力的「水碓」，有以槓桿原理利用腳踩的「腳踏舂臼」，小戶人家則用最簡單的家用杵臼舂米。把糙米倒進舂臼中，用木制杵槌一下一下反覆的把粗米表面的膜去除，再篩掉這些膜粉後，就成為可供烹煮的精米。完成了整個處理稻穀的歷程後，最後的一個步驟就是入倉儲存，在竹枝詞中卻以「納官糧」、「銷近官司」來形容農民此刻的心境，可見出當時糧稅對於農人收成之壓力。由三月浸種、耕田、芒種種蒔，直至霜降收割，日用類書中的竹枝詞完整的紀錄了當時的整個農耕的歷程，最後以「大家喫得醺醺醉，老瓦盆邊拍手歌」作為結束，象徵了歡慶豐收的景象。

伍、竹枝詞中所反映的農器使用情況

竹枝詞來自於民間，傳唱於民間，有其「志土風而詳習尚」之特色，由前述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之討論中，吾人能確切的看到當時吳中地區的農是操作情況。陳勇《農書》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苟不利，未有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備，亦不能濟其用也。」⁶⁶就陳勇的觀點而言，未先明器利之用者，則農事不備矣。以下本文擬配合當時的農書資料，對其竹枝詞中出現的農具作進一步的探討，以反映該時代農具使用的概況。

在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中，曾出現的農具計有六大類，分別為：整地農具、灌溉農具、鋤草刈獲農具、稻穀脫粒清選農具、穀物加工農具、儲存農具，最後可再加上歡飲之時的器具「老瓦盆」。

⁶⁶ 宋·陳勇：《農書·器用之宜篇第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180上。

一、整地農具

整地農具包括耒耜(犁)、鋤、耜、耨四種，分別出現於下列竹枝詞中：

「犁田之圖」：犁一遭來耨一遭，種田生活在勤勞。耨得了時還又耨，工程限定在明朝。

「翻耕之圖」：翻耕雖是用工勤，纔聽雞鳴便起身。曾見前人說的是，一年之計在於春。

「耨田之圖」：耨過還須耨一番，田中泥塊要勻攤。得勻時秧好插，攤不勻時插也難。

水田的整地需經犁田、耨田、耨田三個步驟，先談整地所用的第一項農具「犁」。王禎《農書》云：「犁，墾田器。釋名曰：犁，利也。利則發土絕草根也。利從牛，故曰犁。……農之言曰耒耜，民之習通謂之犁。」這樣的看法也被後來的《農政全書》所承繼。在古代農具之專名上稱之為耒耜，一般農人則習稱之為犁。最早的耒耜是以木製而成，且以人力拖行操作，⁶⁷其主要原因在耒耜之使用早於牛被引進於農事之時間，直至后稷之孫叔均教民使用牛耕後，耒耜的動力來源才由耕牛所取代，又因冶金技術的發展，耒耜的形制與功能亦隨之轉化為鐵製鑿、壁之犁。依《農書》所示，整個犁在形制與功能上共分墾、鑿、壁、策頷、箭、轆、梢、秤、建、槃、軛等十一個部分，⁶⁸其主要作用在於翻鬆田土，使殘餘的稻稈

⁶⁷ 有關耒耜之相關資訊可見於：《易·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說文》：「耒，手耕曲木，從木推手。」《周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耨。」鄭《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耨。耨上曰伐，伐之言發也。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賈公彥《疏》：「古者耜一金者，對後代耜歧頭二金者也云。今之耜歧頭者，後用牛耕種，故有歧頭兩脚耜也。耒耜二物而一事，猶杵臼也。」

⁶⁸ 元·王禎《農書》卷十二·農器圖譜二【犁】：「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者鑿也，覆其墾者壁也，故鑿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鑿之。次日策頷，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臲然相戴。自策頷達於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耨而耨者，曰轆。後如柄而耨者，曰梢。轆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轆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加柄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庠，所以進退，曰秤。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秤。秤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捉其轆，與秤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轆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耨乎，軛也。軛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轆取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0 冊（臺北：臺

雜草覆入土中腐爛成肥。通常犁田的步驟需要經過好幾次反覆「翻耕」的操作，一道道的翻鬆田土，把下層的土壤翻到上面，也讓殘餘的稻稈覆入土腐爛成肥，並使土壤疏鬆的讓水分和空氣容易滲透流通。

耙，是水田整地所需的第二項農具。《農政全書》曾清楚的描述了耙在明代時的形制與功用，其云：「耙耜長可五尺，闊約四寸，兩耜相離五寸許。其耜上相間，各鑿方竅，以納木齒。齒長六寸許。其耜兩端木栝，長可尺三。前梢微昂，穿兩木搨，以係牛免鉤索。此方耙也。又有人字耙，鑄鐵為齒。……凡耙田者，人立其上，入土則深。又當於地頭不時跂足，閃去所擁草木根芟。水陸俱必用之。」⁶⁹耙地是翻耕後用各種耙平整土地的作業，農夫站立於耙上，駕牛牽引，將犁過的田土扒碎，同時據「閃去所擁草木根芟」看來，當時的耙齒具有收集田土上雜草的作用。

整地的第三項農具為抄。《農政全書》云：「疏通田泥器也。高可三尺許，廣可四尺。上有橫柄，下有列，以兩手按之，前用畜力挽行。一抄用一人牛。有作連抄，二人二牛，特用於大田，見功又速。耕耙而後用此，泥壤始熟矣。」⁷⁰田土在粗耙過後，一般會灑一次肥料，使泥土和肥料攪拌在一起，接著進行抄田的工作。抄目的是使耕耙後的稻田地面平整，進一步破碎土塊和拌勻肥料，促使土肥相融。抄的形制狀如「而」字，依《農政全書》所示下列有七個鐵勾，臺灣農民慣稱為「手耙」。抄的上面有兩根直柱，其上橫架一柄，農夫手扶抄柄，駕牛牽引，可將耙過之田土扒得更為細碎。一般而言，抄過的填土還再需經過勞的過程，令水田如鏡使之達到勻田的功能，方可進行秧作，這點在竹枝詞中並未提到，這是因為「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則抄，故不用勞」，⁷¹可見得以犁—耙—抄的歷程整地，乃為當時吳中之地的農事操作概況，無須再經過勞的步驟，這又是吳地農事忠實反映之一例。

有關整地「翻耕」的器具，有些版本紀錄了「鋤」的使用情況，如《萬用正

灣商務，1983年），頁426。

⁶⁹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二十一·農器·圖譜一【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298下-299上。

⁷⁰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二十一·農器·圖譜一【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299下-230上。

⁷¹ 元·王禎：《農書》卷二·耙勞篇第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30下。

宗不求人》作「鋤耕」，《五車鄴架萬寶全書》作「鋤畊」。此點在前文對吳中一帶以鋤代耜的情況已作過初步的討論，因此有關不用牛耕而用人力操作的鋤頭翻土，應可視為當時吳地農地翻耕實際操作所使用的農具之一。

二、灌溉農具

竹枝詞「車水之圖」云：「腳痛腰酸日夜忙，田頭車戽響浪浪。低田車進高田出，只願高低不作荒。」車戽，其實是概括了翻車與戽斗兩項灌溉農具。由「低田車進高田出」一句所述，當時使用的應為翻車，這點可由圖版繪刻的內容得到印證。至於戽斗的使用情況，則見諸於「穫苗之圖」的圖版繪刻。翻車與戽斗同為灌溉的農器，然其使用的區別則在於水源與水田高低落差之異上。在王禎的《農書》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都有完整的敘述與圖示。戽斗一般使用於水田稍高於水源而又因地形限制無法制翻車之處，其功用與形制為：

凡水岸稍下，不容置車，當旱之際，乃用戽斗，控以雙纜，兩人掣之，挈水上岸，以溉田稼。其斗或柳筭，或木罌，從所便也。⁷²

在使用上，以兩人持繫有雙繩之戽斗打水上岸，就如同「穫苗之圖」的圖版繪刻之情境。由於戽斗汲水有限，在人力與功效上當然比不上機械式的翻車。竹枝詞「車水之圖」的圖版繪刻，呈現的都是農人腳踏翻車的景象。翻車之行制與作用，王禎《農書》云：

今農家用之溉田，其車之制，除壓欄木及列檻椿外，車身用板作槽，長可二丈，闊則不等，或四寸至七寸，高約一尺，槽中架行道板一條，隨槽闊狹，比槽板兩頭俱短一尺，用置大小輪軸，同行道板上下，通週以龍骨板葉。其在上大軸，兩端各帶拐木四莖，置於岸上木架之間，人憑架上踏動拐木，則龍骨板隨轉循環行，道板刮水上岸，此翻車之制，關鍵頗多，必用木匠可易成造。其起水之法，若岸高三丈有餘，可用三車，中間小池，倒水上之，足救三丈已上高旱之田。凡臨水地段皆可置用，但田高則多費

⁷² 元·王禎：《農書》卷十八·農器圖譜十三·【戽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533。

人力，如數家相助，計日趨工，俱可濟旱，水具中機械巧捷，惟此為最。

73

由「若岸高三丈有餘，可用三車」可推知，平均一車起水的高度當為一丈左右，這點明顯與戽斗不同。翻車在明代通稱為龍骨車，源自於其形制的特色，在槽架版道內設有龍骨一條，隨著人力的踩踏，龍骨板隨之刮水上岸，費力較少而功效則高過於戽斗甚多，為當時一般農田最為便利之汲水農器，但由於形制較為精緻，施設時得靠木匠之技術為之。此外由「數家相助，計日趨工，俱可濟旱」之敘述亦可得知，當時農作常有農家融洽互助之景況。

三、鋤草刈獲農具

耘田的主要目的是除草，依竹枝詞中「稻根須用揚扒搜。揚過兩遭耘又到」、「揚過秧來又要耘，秧邊宿草莫留根」所述，其主要使用的器具為耘盪、杷。在前文有關《便民圖纂》「揚田」之圖與其他日用類書耘田之圖的討論中，已就耘與鐙鋤之別作過比較，此處再就二者形制與功能作進一步的說明。王禎《農書》云：

耘盪，江浙之間新制之形如木屐而實長尺餘，闊約三寸，底列短釘二十餘枚，箕其上以貫竹柄，柄長五尺餘，耘田之際農人執之，推盪禾壟間，草泥使之溷溺，則田可精熟，既勝耙鋤，又代手足，況所耘田數日復兼倍。嘗見江東等處農家，皆以兩手耘田，匍匐水間，膝行而前，日曝於上，泥浸於下，誠可嗟憫。真西山言《豳》詩農事之叙，至耘苗則曰：「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偃僕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今睹此器，惜不預傳，以濟彼用。茲特圖錄，庶愛民者播為普法。⁷⁴

古有「鳥耘」之說，⁷⁵有人望文生義的將其釋為「上古驅鳥耘田」，實是曲解其義。

⁷³ 元·王禎：《農書》卷十八·農器圖譜十三·【翻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526。

⁷⁴ 元·王禎：《農書》卷十三·農器圖譜四·耘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52下。

⁷⁵ 古代有關鳥耘之資料計有：東漢·袁康《越絕書》卷八：「疇冀桑麻，播種五穀，必

唐·陸龜蒙於《甫裏先生文集》卷十九〈象耕鳥耘辯〉中由鋤草之觀點出發，將鳥耘釋為：「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⁷⁶原來鳥耘強調的是手部的動作，對治田中之雜草需以快、準為務，其狀似鳥之啄食。而王禎所說的「以兩手耘田，匍匐禾間，膝行而前，日曝於上，泥浸於下」及引用真德秀之語「爬沙而指為之戾，偃僂而腰為之折」，則道出了前代農人耘田辛苦之情境，「匍匐禾間，膝行而前」、「偃僂而腰為之折」，於田間遠觀更似鳥狀，故到了元代有了耘盪之發明，其能倍其功而減其辛。耘盪柄長五尺餘，有了長柄農人就不必再偃僂折腰受日曬之苦；其耙面如木屐，列有短釘二十餘枚，則農人可免以手耘田以指爬沙之累。其功既勝耙鋤，又可速達溷溷草泥之效。至於圖版繪刻所見之割草農具鐙鋤，其形制與功能則為：

形如馬鐙，其踏鐵兩旁，作刃甚利。上有圓盞，以受直柄。用之割草，故名鐙鋤。柄長四尺，比常鋤無兩刃角，不致動傷苗稼根莖。或遇少旱，或燻苗之後，壟土稍乾，荒蕨復生，非耘耙、耘爪所能去者，故用此割除，特為捷利。此創物者，隨地所宜，偶假其形，而取便於用也。嘗見江東農家用之。⁷⁷

與耘盪相同，鐙鋤亦見諸於江東農家使用並附有一長柄。所不同的是其以踏鐵與刀片取代了耘盪的木屐短釘之耙面，在使用上主要是以刨除的方式除去雜草，故其時機宜於壟土稍乾、荒蕨復生之時為之，且「燻苗之後」更明確的指出其時間在耘田之後到還水之間的階段。

除了耘盪之外，依「穫苗之圖」竹枝詞中「藏在稻根揚扒搜」所述，耘田時

以手足。大越濱海之民，獨以鳥田。」東漢·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少康……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無餘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才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四十〈漸江水〉：「山上有禹塚，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於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⁷⁶ 唐·陸龜蒙著、宋景昌、王立群點校：《甫裏先生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75。

⁷⁷ 元·王禎：《農書》卷十三·農器圖譜四·鐙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51。

使用的農具還有杷。王禎《農書》與徐光啟《農政全書》同時提到：「杷，鏤鍤器也。……又耘杷，以木為柄，以鐵為齒，用耘稻禾。」⁷⁸與前二者相同，杷亦帶有長柄，又因其具有鐵齒，故在功能與使用上較似耘盪，同樣用於濕田耘稻之用。

至於割稻時所使用的刈獲農具，則為鎌刀。王禎《農書》云：「鎌，刈禾曲刀也。釋名曰：鎌，廉也，薄其所刈，似廉者也，又作鎌。……詩云：利器從來不獨工，鎌為農具古今同。芟餘禾稼連雲遠，除去荒蕪捲地空。低控一鉤長似月，輕揮尺刃捷如風。因時殺物皆天道，不爾何收歲杪功。」⁷⁹鎌刀自古即為刈禾之農具，由附詩之「一鉤長似月」見其曲似彎月之狀，「輕揮尺刃捷如風」除了說明其刀刃近尺之長度外，還道出了鋒利便捷之功，而此功則來自於刀刃的「薄其所刈，似廉者也」。

四、稻穀脫粒清選農具

「打稻之圖」的竹枝詞云：「連枷拍拍稻鋪場，打落將來風褒揚。芒頭秕穀齊揚去，粒粒珍珠著斗量。」稻穀在收穫之後，即將進入脫粒清選的過程，與竹枝詞所述相關的使用農具計有連枷、簸箕、颶扇、籬（篩）四項。

凡稻刈獲之後，需離稿取粒，農人手持連枷，於稻場上敲擊穀物，此即圖版繪刻之情境。王禎《農書》云：

連枷，擊禾器。《國語》曰：權節其用，耒耜枷戣。《廣雅》曰：拂謂之架。《說文》曰：拂，架也。拂擊禾連架。《釋名》曰：架，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搥穗而出穀也。其制用木條四莖，以生革編之，長可三尺，闊可四寸。又有以獨挺為之者，皆於長木柄頭，造為掇軸，舉而轉之以撲禾也。《方言》云：僉宋魏之間謂之攝戣，自關而西謂之楛，齊楚江淮之間謂之秧，或謂之棹，今呼為連枷，南方農家皆用之，北方獲禾少者亦易取

⁷⁸ 元·王禎：《農書》卷十四·農器圖譜六·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64。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二十二·農器·圖譜二·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326上。

⁷⁹ 元·王禎：《農書》卷十四·農器圖譜五·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59上。

辦也。⁸⁰

依《方言》所述，連枷自古以為農事中普遍使用的農具，只是各地之稱謂有所不同。眾解之中，《釋名》之義最切其形制與功用。由王禎的說明中可見出，在當時實際農事操作中，連枷共有兩種不同的形制，其主要的分別在於柄頭之差異，一為「用木條四莖，以生革編之」，一為「以獨挺為之者，皆於長木柄頭，造為攛軸」。在眾日用類書圖版中，以《便民圖纂》所繪的連枷圖示最為完整，清楚可見「木條四莖」之狀，餘者皆為獨挺、長木柄頭具攛軸之像。「舉而轉之以撲禾」呈現了連枷在脫粒上的特殊功能，在高舉並強烈的旋轉下，柄頭可產生更大的敲擊力道，輕易的將稻禾上的穀粒脫離。脫粒後的穀物還需過簸揚的步驟，去除相雜的糠粃（芒頭秕穀），此時即需使用簸箕或颶扇，這樣的過程在礱米之後還需再進行一次。有關簸箕，《農書》云：「箕，簸箕也。說文云：簸，揚米去糠也。《莊子》曰：箕之簸物，雖去粗留精，然要其終皆有所除是也。然北人用柳，南人用竹，其制不同，用則一也。……諺云：箕星好風，謂主簸揚。農家所以資其用也。」⁸¹由王禎所引的諺語中即可見出，簸箕是以高拋的方式運用自然風將芒頭秕穀揚去。故箕為名詞，指的是竹、柳所製之農具，簸則為動詞，指稱揚米去糠的動作，其目的則在留精（穀）去粗（糠粃）。以箕簸物需要大量的人力，甚耗功、時，到了明代中期後即可見到較省功、時的颶扇使用之情況。這種現象在南方尤其普遍，究其因乃稻作種植與收穫之數量上的差異，故《天工開物》云：「凡去秕，南方盡用風車扇去。北方稻少，用揚法，即以揚麥、黍者揚稻，蓋不若風車之便也。」⁸²颶扇之使用在《便民圖纂》中尚未見到，而在《五車拔錦》、《五車鄴架萬寶全書》、《萬用正宗不求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萬卷星羅》的圖版繪刻中則可明顯的見到使用「颶扇」簸揚的情境，《新刻人瑞堂全書》之颶扇則出現在「篩米歌」的圖版中。《農書》云：

⁸⁰ 元·王禎：《農書》卷十四·農器圖譜六·連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71。

⁸¹ 元·王禎：《農書》卷十五·農器圖譜八·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87上。

⁸²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粹精第四·攻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頁237。

颶扇，《集韻》云：颶，風飛也。揚穀器。其制中置箕軸，列穿四扇或六扇，用薄板或糊竹為之，復有立扇、卧扇之別，各帶掉軸，或手轉足躡，扇即隨轉凡。舂輥之際，以糠米貯之高檻，檻底通作匾縫，下瀉均細如簾，即將機軸掉轉掬之，糠粃既去，乃得淨米。又有舂之場圃間用之者，謂之扇車。凡蹂打麥禾等稼，穰粃相雜，亦須用此風扇（木扇），比之杵擲箕簸，其功多倍。⁸³

「比之杵擲箕簸，其功多倍」就可看出，颶扇因何到了明代中期後被普遍使用之因。與簸箕相同，其用以揚米去糠的動力都是風，然颶扇的風卻是人力控制的，藉由機械性的扇葉而產生。颶扇狀似方形四角之車，上有高檻以納穀，其間有細縫通往檻底，藉由風扇的轉動，較輕的糠粃則會隨風飄出，而較重的穰米則會落到檻底的筐篋中。由王禎的說明中可知，颶扇除了於「舂輥之際」使用外，還常被搬運到「場圃間」，其使用時機完全與簸箕相同，然因其功多倍，故漸次取而代之。簸揚完的穀物若再經過多次礱米的步驟，即可去殼進而將由粗米變為精米，而其中尚需經過逐次篩選的過程，所使用的農具即為「籬」。據《農書》所述：

籬，竹器。內方外圓，用篩穀物。《說文》云：可以除粗取精。《集韻》作籬，又作篋，或作篩。其制有疎密大小之分，然皆粒食之總用也。⁸⁴

由《集韻》所釋可知，籬即篩也，以竹片編成。由於篩孔有大小之別，有時是利用巧力的抖動將粗糠顛到簸箕的上方，再將粗糠取走；有時則藉由搖晃的過程，鼓粒會向篩心集中並將不要的雜質濾掉；或藉由用專用的米篩「籬」來濾除粗糠。故於實際操作中，可配合簸箕、颶扇、舂、碓等多個加工環節，用於篩除土塊、秕粒、未脫皮稻粒及雜物等。

在《新刻人瑞堂全書》的圖版繪刻中，出現了一個比較特殊的稻穀脫粒器物「摔桶」，此處就一併討論。「摔桶」是閩南人的稱呼，粵地稱之為「扳桶」或

⁸³ 元·王禎：《農書》卷十六·農器圖譜九·颶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97上。

⁸⁴ 元·王禎：《農書》卷十五·農器圖譜八·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88。

「扳禾桶」。在形制上有方形與圓形兩種，四周以木板圍拼，桶中以四根硬木為角柱，桶外左右釘有兩隻鐵耳，繫繩以供拉動。其正面有凹口，上安一塊厚橫木，橫木上安放打禾梯。桶的後半部用麻片或竹篾織成的簾子圍起來，以防摔打的穀粒脫落噴出桶外。打禾梯是主要脫穀器，操作時，農夫兩首握著稻桿，不斷摔向桶摔打，一直到穀粒脫落為止。早在明代《天工開物》「濕田擊稻」之圖中，便已出現了以木桶擊稻脫粒之圖文。

五、穀物加工農具

在「礱米之圖」、「篩米之圖」的竹枝詞中，分別提到了「大小人家盡有收，搬礱運穀弗停留」與「出礱稻米更加舂，杵臼聲敲處處同」的情境。一般而言，稻米的產製從浸種到收割為止，皆由人力在田中進行，而穀物加工的後製步驟則回到莊園中操作。經過脫粒清選的步驟後，接下來則為礱米。礱米所需的工具為礱，《農書》記載了有關的形制與功能：

礱，礱穀器，所以去穀殼也。淮人謂之礱，江浙之間謂之礱。編竹作圍，內貯泥土，狀如小磨，仍以竹木排為密齒，破穀不致損米，就用拐木，竅貫礱上，掉軸以繩懸標上，衆力運肘轉之，日可破穀四十餘斛。北方謂之木礱石鑿者，謂之石木礱礱。礱字從石，初本用石，今竹木代者亦便。又有礱磨，上級甚薄，可代穀礱，亦不損米。或人或畜轉之，謂之礱磨。復有畜力挽行大木輪軸，以皮弦或大繩繞輪兩周，復交於礱之上級，輪轉則繩轉，繩轉則輪亦隨轉，計輪轉一周，則礱轉十五餘周，比用人功既速且省。⁸⁵

王禎共列舉了四種礱器，一為「編竹作圍，內貯泥土，狀如小磨，仍以竹木排為密齒，破穀不致損米」的竹木礱，二為木料或用木、石共料所作的石礱，三為上磨很薄「可代穀礱，亦不損米」的礱磨，四為「畜力挽行」的畜力礱。礱是透過人力，利用研磨的方法對稻穀進行去除麩皮的工作，依據礱磨上不同寬度的溝痕，取得不同磨製程度的稻米。到了《天工開物》中就簡化為木礱與土礱兩種，其云：

⁸⁵ 元·王禎：《農書》卷十六·農器圖譜九·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495上。

凡礮有二種。一用木為之，截木尺許（質多用松），斫合成大磨形，兩扇皆鑿縱斜齒，下合植筍穿貫上合，空中受穀。木礮攻米二千餘石，其身乃盡。凡木礮，穀不甚燥者入礮亦不碎，故入貢軍國漕儲千萬，皆出此中也。一土礮，析竹匡圍成圈，實潔淨黃土於內，上下兩面各嵌竹齒。上合空受穀，其量倍於木礮。穀稍滋濕者，入其中即碎斷。土礮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礮必用健夫，土礮即孱婦弱子可勝其任。庶民饔飧皆出此中也。⁸⁶

此處將礮的形制及構造說的更為清楚。在使用期限上，木礮較易磨損；於所需勞力上，土礮較為省力，對應於稍濕的穀物亦較易碎斷，故一般民間多選擇使用土礮。土礮是以泥、木、竹為主要材料製成。主體由黏性強的紅泥土壓灌制而成，外緣則是用竹條交織編成加以穩固。備有上下兩扇磨盤，中以植筍貫合。上盤有礮耳兩個，礮斗一個，中空受穀，下盤具礮軸和礮腳礮槽，上下盤間之磨合處則鋪設一排排竹片製成的礮齒，礮齒呈逆時針旋渦形放射狀以利研磨。礮齒具有淺溝，依其粗細可磨出不同程度的米粒。在操作上還附有一支礮臂和一條吊繩，方便使力。下盤邊緣有一圈裝盛米用的米槽，接近米槽處的上盤裝有一竹片曰礮撥，當槽中米將滿時，礮撥就將米撥落盛米之籬筐。如果稻穀尚有未剖破者，則再倒回礮中重複研磨。經土礮碾出來的大米只是糙米和穀殼混合物，還必須再經過篩米、簸箕或颶扇的工序除去粗糠，經過舂米的步驟方可食用。

舂米所使用的工具為杵臼或踏碓，為的是將大米表面的細膜去除，進而得到可實用的精緻白米。《天工開物》云：

凡稻米既篩之後，入臼而舂。臼亦兩種。八口以上之家，掘地藏石臼其上。臼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橫木穿插碓頭（碓嘴治鐵為之，用醋淬合上），足踏其末而舂之。不及則粗，太過則粉。精糧從此出焉。晨炊無多者，斷木為手杵，其臼或木或石，以受舂也。既舂以後，皮膜成粉，名曰細糠，以供犬豕之養。荒歉之歲，人亦可食也。細糠隨風扇播揚分去，

⁸⁶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粹精第四·攻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頁237-238。

則膜塵淨盡而粹精見矣。⁸⁷

杵是舂搗工具，臼是盛穀受力工具。臼為圓桶形，或鑿石為之，或用排木排成圓周，然後用鐵箍或竹條紮緊，一人持杵，杵的上端有圓形配重物，藉以增大杵對穀物的衝擊力。《天工開物》所稱的兩種臼，主要的區別在於家中食米人口之多寡。寡者斷木為手杵，以木或石臼舂之。多者掘地藏石臼、足踏碓頭而舂之，此為杵臼之變制，一般稱為踏碓。踏碓與杵臼雖形制與使用方式不同，但其功能無別。在日用類書的圖版繪刻中，二者皆曾見其繪錄，然以踏碓較多。

六、儲存農具

「上倉之圖」竹枝詞云：「秋成先要納官糧，好米將來送上倉。」入倉儲存是整個農事過程的最後步驟。倉為納穀之所的總稱，在形制上有方形圓形之別，一般而言，圓形的為庾、困，方形的為倉、廩、京。針對於不同的米種，其儲藏方式也不盡相同，《便民圖纂》云：

將稻米去穀，圍囤收貯。白米仍用稻草蓋之以收氣，米踏實則不蛀且屏熱，若板倉藏米，必用草薦襯板，則無水氣。若藏糯米，勿令發熱。⁸⁸

由文中所述可知，明代入倉保存的多為已礱舂過的白米，且收藏白米以稻草覆蓋收氣的方法，這種景象在現代已看不到了。至於倉的形制與結構，王禎《農書》云：

今國家備儲蓄之所，上有氣樓，謂之教房，前有簷楹，謂之明厦。倉為總名，蓋其制如此。夫農家貯穀之屋，雖規模稍下，其名亦同，皆係累年蓄積所在。內外材木露者，悉宜灰泥塗飾以備火災，木又不蠹，可為永法。⁸⁹

⁸⁷ 明·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粹精第四·攻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頁238。

⁸⁸ 明·鄭璠：《便民圖纂》卷第二·耕獲類【藏米】，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534。

⁸⁹ 元·王禎：《農書》卷十六·農器圖譜十·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

政府的糧倉較大，稱之為「明廈」，前有簷楹，倉上還有氣樓。一般農家的穀倉在規格與形制上較為精簡，在木材外露的部分都以灰泥塗飾，以防火災和蟲蠹。在日用類書竹枝詞的圖版繪刻中，所見的皆為方形的倉。

七、老瓦盆

在農耕類竹枝詞最後的「歡飲之圖」中提到：「大家喫得醺醺醉，老瓦盆邊拍手歌。」老瓦盆並非農事使用之農具，而是一般農家用以盛酒的器皿，在王禎的《農書》中將其歸到「農器圖譜十一」的「鼎釜門」中，其云：

老瓦盆，田家盛酒器也。《周禮》曰：盆，實二甬，厚半寸，唇一寸，甄土為之，所以盛物。……蓋盆，古亦盛酒器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竊謂季世習俗奢僭，以金玉為飲器，鮮不敗德。今瓦盆盛酒，有復古淳儉之風，其可尚也。⁹⁰

瓦盆乃以陶車圓轉陶土所製成，古制外圓而內方，與王禎所錄之圖稍有不同，厚約半寸，容積為二甬。甬，又作釜，古之一甬約為六斗四升。豐收雖然歡慶，然用老瓦盆盛酒，特別是將瓦盆稱其為「老」，可見出當時農家淳樸節儉之風尚。

陸、結論

在傳統以農立國的社會中，農業活動於社會與文化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筆者在歷代蒙學擴展到日用類書的研究歷程中，漸次的觀察到俗文學與庶民文化中所反映的時代意識與價值，特別是明代日用類書中「農桑門」下的範疇，且此一範疇目前尚未獲得學術界太多的青睞，為一極值得開發的跨領域研究議題。

竹枝詞來自於民間，傳唱於民間，其創作深受作者生活的時代狀況所影響，具有時代的特徵。明代中晚期日用類書〈農桑門〉中收錄的農耕竹枝詞，及至目

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500。

⁹⁰ 元·王禎：《農書》卷十七·農器圖譜十一·老瓦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頁510下。

前為止尚未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在歷來竹枝詞的專書中亦未見收錄。本文在校勘的初步成果下，由版本的比較中粗略的釐析出兩種傳播系統。其次在內容上，日用類書中的竹枝詞與相關農書資料所載的內容極為切合，由三月浸種、耕田、芒種種蒔，直至霜降收割、入倉，完整的紀錄了當時的整個農耕歷程，其農具的使用情況亦與當時農書之記載相符，充份的反映了當時吳中地區農事操作的實際情況，此點於在文化史與文獻學上都具有極重要的特殊價值。整個竹枝詞的系統，由鄭璠《便民圖纂》中的耕織詩圖起始，一直影響到清初日用類書〈農桑門〉之發展。此外，就引用的文獻上可發現，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其時代稍晚，然有關農事的敘述大多轉錄自王禎《農書》之內容，可見在此一期間內，農事之操作歷程並無太大的變化，故本文在論述上則選擇較原始完整之資料援用。由於篇幅限制，此處僅先就農耕內容作初步之討論，與蠶織相關之部份則另待專章再作研析。

參考文獻

- 《便民圖纂》，明·嘉靖 23（1544）年于永清刊本，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 《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明·崇禎 14（1641）年刊本，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15，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 《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明·萬曆 28（1600）年刊本，收錄於《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7，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 《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明·萬曆 25（1597）年刊本，收錄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2，酒井忠夫監修（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10月）。
- 《鼎鍳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明·萬曆 37（1609）年刊本，收錄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0，酒井忠夫監修（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10月）。
- 《新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明·萬曆 38（1610）年刊本，收錄

- 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7，酒井忠夫監修（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10月）。
《新板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萬曆40（1612）年刊本，收錄於
《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4，酒井忠夫監修（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10月）。
《新刊搜羅五車鄴架新裁萬寶全書》，明·萬曆42（1614）年刊本，收錄於《中
國日用類書集成》9，酒井忠夫監修（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10月）。
《新刻天如張先生精選石渠彙要萬寶全書》，清·乾隆23（1758）年刊本，德國·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像檔，http://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dms/werkansicht/?PPN=PPN3303598916&DMDID=DMDLOG_0000，2012年3月20檢索。
-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日本東京：研文出版，1995年10月）。
-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法と道德》（補訂版）（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
-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年）。
- 王禎：《農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
- 宋應星著、潘吉星譯注：《天工開物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3月）。
- 吳惠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10月）。
- 陳旉：《農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0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
- 徐光啟：《農政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1冊（臺北：臺灣商務，1983年）。
- 劉怡伶：《竹枝詞名誼考析》，《中極學刊》第四輯（2004年12月）。
- 嚴奇岩：《竹枝詞中的清代貴州民族社會》（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8月）。